京劇叢刊

第三十九集

侯齐东

汾河灣

荷珠配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丛刊

第三十九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营業許可証出字第00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69.147　字数70,000　开本787×1092耗1/32　印張4 1/8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7）0.39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劇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劇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伐 齐 东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記

战国时，齐国佞臣伊里闻听乐毅在燕国金台拜帅，联合四国人馬，将兴兵伐齐，即借讓事为名，暗自去結連世子田法章，企图永久巩固他的权势。在此以前，乐毅曾来投齐，因伊里嫉才，憤而投燕；此次兴兵，正因伊里而起。田法章深知此事，当即斥責伊里，并拒絕和他結連。伊里大怒，遂与鄒妃定計，欲暗害田法章。田法章在娥云、侍儿、田单的掩护下，改装逃出城去，終得保全了性命。

«伐齐东»是全部«火牛陣»中較为精彩的一段。早年譚鑫培在同庆班时代經常上演这个节目。現在比較流行的演法是从田单巡夜起到盘关止（名为«黄金台»或«搜府盘关»）这种演法，故事脉絡不够清楚，所以整理本仍从前面开始，并沿用了原来的剧名。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劇院演員袁世海与該院文学組翁偶虹共同整理的。除«搜府盘关»两場戏是一般舞台流行本以外，对前面几場戏，在結构上作了較大修改。原本自乐毅拜帅起至盘关止共十四場，現在精炼为七場。

剧中人物

伊　里(净)	田法章(小生)	娥　云(旦)
邹　妃(旦)	齐湣王(丑)	田　单(生)
乳　娘(老旦)	侯　欒(丑)	皂　隸(丑)
役衙甲(丑)	衙役乙(丑)	探　子
四校尉	侍　儿	四宫娥
小太监	家　院	

第 一 場

探　子　(上，念)人行千里路，馬踏万重山。

今有乐毅，金台拜帅，約請四国人馬，前来伐齐，不免报与伊公公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 二 場

〔四校尉、伊里同上。

伊　里　(念引)执掌齐邦，压朝臣，誰不尊仰。(念詩)

身入龙楼有数秋，满朝文武咱为头；

巧言能把君王赚，执掌齐邦用机謀。

咱家，伊里。乃西凉夏国人氏，只因我邦缺欠齐国三載貢献，將咱家与鄒娘娘献与齐邦，齐王見喜，封为西宮下院。又見咱家口巧舌能，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封咱家为卷帘都御史之职，上参軍国要事，下管士庶民情，执掌生杀之大权。这且不言，今乃三六九日，聞报之期。——来呀，伺候着！（齐念“扎”。）

〔探子上，击鐘。

校　尉　何人击鐘？

探　子　边报求見。

校　尉　候着。——启稟公公，边报求見。

伊　里　傳。

校　尉　公公傳見，小心了。

探　子　是。探子与公公叩头。

伊　里　罢啦。打探哪路軍情，起来講。

探　子　公公容稟。（念“西江月”）

乐毅怒离我邦，投奔燕国为将；

金台拜帅好堂皇，他把兵权执掌。

伊　里　怎么着？乐毅投奔燕邦，金台拜帅啦嗎？

探　子　正是。

伊　里　快快往下講来！

探　子　是。（接念）

他以小人度量，心中仇恨我邦。

約請四国犯边疆，即日提兵調將。

那四国人馬，齐聚燕邦，看看兴兵犯界也。（“风入松”牌子。）

伊　里　賞你金牌一面，再去打探。

探　子　謝公公。（下。）

伊　里　哈哈！好个大胆的乐毅呀！前者投奔我邦，口出狂言，藐視于我，被咱家責打四十軍棍，赶出不用。如今投奔燕邦，金台拜帅，竟敢会合四国人馬，前来伐齐嗎？哥哥儿呀！哥哥儿！有你伊公公在朝一天，你还反的了哪儿去（念“客”）哪！待咱家进宮启奏。——哎呀，慢着！想大王暮景殘年，春秋有限；一旦龙馭宾天，世子必然即位。我何不趁此机会，假献殷勤，討好于他，將来世子登基，大权仍在我手，岂不是好嗎？我就是这个主意。——来呀，打道东宮！

校　尉　啊。

〔四校尉領下，伊里下。

第　三　場

〔侍儿引田法章上。

田法章　（唱二黄原板）

老爹爹寵奸佞朝政紊乱，

恨伊里霸朝堂独攬大权。

忠义士一个个俱都罢免，

怕只怕启边衅禍結兵連。（入座，叹息。）

侍　儿　殿下为何长叹？

田法章　侍儿哪里知道，大王寵信伊里，独霸朝堂。前者乐毅来投我邦，被伊里赶出不用。想乐毅文韜武略，天下奇才，若用此人，齐邦必治；若投外邦，終为我国之患。思想起来，怎不忧虑！

侍　儿　殿下言得极是。那伊里独霸朝綱，目中无人，忠义之臣，个个罢免。倘若邻邦犯境，必然刀兵四起，殿下寻一机会，面奏大王，早作准备才好。

田法章　咳！（念）

明鏡多尘垢，清朗費琢磨。

伊　里　（上，念）

借机謀寵信，結連承位人。

来此已是，待我叩环。（叩环。）

侍　儿　何人叩环？

伊　里　伊里求見。

侍　儿　启殿下，伊里求見。

田法章　啊？他作什么来了？（略一沉思）好，宣他进宮！

侍　儿　殿下有旨，伊里进宮。

伊　里　領旨。——伊里見駕，殿下千岁。

田法章　平身。

伊　里　千千岁。

田法章　賜座。

伊　里　謝坐。

田法章　进宫何事？

伊　里　千岁有所不知：乐毅投奔燕邦，金台拜帅，約請四国人馬，前来伐齐。为此进宫，与殿下商議此事。

田法章　哦！那乐毅果然投奔燕邦，前来伐齐？

伊　里　正是。你我君臣，早作防备才好。

田法章　此事重大，可會与滿朝文武商議？

伊　里　滿朝的文武，告老的告老，还乡的还乡，誰能給朝廷出力报効哪！

田法章　可曾奏过父王？

伊　里　咳！想大王暮景殘年，貪恋酒色，怎及殿下英明果断，智广才高，奴婢愿与殿下担当此事。将来老王龙馭宾天，奴婢愿保殿下作一朝人王帝主，豈不是君正臣明，齐邦之幸嗎？

田法章　（冷笑）嘟！我把你这大胆奸賊！昔日乐毅投齐，被你赶出不用，惹下刀兵。如今趁此机会，又来勾結于我。我不登基便罢，我若登基，定斬汝头，与国除害！

伊　里　咱家乃一片好心，殿下再思再想。

田法章　什么再思再想，还不与我出去！

〔田法章踢伊里出宫門，怒下，侍儿随下。

伊　里　哈哈！好个大胆的田法章！咱家好心結交于

你，你为何将咱家一脚踢出宮門？哦哦是啦，倚仗你是东宮守缺之龙，把咱家一个穿宮的內监，不放在你的心上！哎呀慢着，看他意志高傲，将来登基，岂能容我？哎呀这……（思索）哦哦有啦！不免去找西宮鄒娘娘，搬动是非，除却此人。正是：（念）

一脚成仇恨，点点在心头。（下。）

第 四 場

〔四宮娥、娥云、鄒妃上。

鄒　妃　（唱二黃搖板）

顧影自怜多惆悵，

一树梨花压海棠。

伊　里　（內）走啊！（上唱散板）

田法章作事眞可恼，

他把我內监官不放心稍。

进宮来見娘娘暗生計巧

望娘娘搭救臣性命一条。

奴婢伊里見駕，娘娘千岁。

鄒　妃　平身，賜座。

伊　里　謝坐。可恼啊，可恼！

鄒　妃　为何这等煩恼？

伊　里　娘娘有所不知：今有乐毅，投順燕邦，金台拜帅，約請四国人馬，前来伐齐。是我去至东宮，与

殿下商議发兵之事，誰想他看不起奴婢，把我踢出了宮門。

鄒　妃　想是你冒犯于他。

伊　里　咳！說什么冒犯二字？是他言道：奴婢好比費仲、尤渾，把娘娘比作……

鄒　妃　什么？

伊　里　奴婢可不敢言講。

鄒　妃　只管講来！

伊　里　娘娘容禀。（唱散板）

田法章好大胆口出不遜，
把娘娘比妲己淫恶之人。
他言道登龙位把朝廷整頓，
怕只怕我二人难把身存。

鄒　妃　可惱！（唱散板）

小奴才怀仇怨眞眞可恨，
我自有巧計謀剪草除根。

此事关系非淺，少时大王进宮，我自有妙計陷害于他。（向伊里耳語）快快出宮去罢。

伊　里　咋，咋，咋！領旨。正是：（念）

放起一把火，要燒万重山。（下。）

齐湣王　（內）擺駕。

〔四小太监引齐湣王上。

齐湣王　（唱二黃搖板）

內侍擺駕西宮进——

〔鄒妃跪迎。

齐湣王　（接唱）梓童免礼且平身。

　　內侍，看宴来，孤与梓童同飲。

鄒　妃　且慢！妾妃有恙在身，不能同飲。

齐湣王　怎么？梓童有恙么？

鄒　妃　沉重得很。喂呀！（故作病态。）

齐湣王　既然有病，何不早言。——內侍，快宣太医与

　　娘娘調治病症。

鄒　妃　且慢！君臣怎好携手診脉。

齐湣王　依梓童之見？

鄒　妃　东宮世子，曾得异人傳授，善能悬絲調脉。

齐湣王　哎呀呀！我倒忘怀了。——娥云，速到东宮，

　　宣世子与娘娘調治病症。

娥　云　遵旨。（下。）

〔金鉦响。

齐湣王　啊！金鐘响亮，必有边报。——梓童好生静

　　养，孤散朝之后，再来看你。

鄒　妃　多謝千岁。喂呀！（作态。）

齐湣王　梓童保重。——摆駕！（唱二黃散板）

　　　　数月来孤不曾把国事来問，

　　　　也难怪动金鐘請出为君。（下。）

田法章　（內）娥云带路。

〔娥云、侍儿背葯箱引田法章上。

田法章　（唱二黃散板）

忽听得朝堂上金鐘响亮，

正好把乐毅事奏与父王。

又誰知西宫內貴人有恙，

我只得携葯箱医治皇娘。

娥　云　启稟娘娘，殿下到了。

鄒　妃　宣他进宫。

娥　云　娘娘有旨，殿下进宫。

田法章　領旨。——儿臣見駕，娘娘千岁。

鄒　妃　平身，賜座。

田法章　謝座。——娘娘有恙，儿臣少来問安，望乞恕罪。

鄒　妃　我儿何罪之有。聞得我儿曾受异人眞傳，悬絲調脉，快与为娘診治。

田法章　儿臣遵命。——侍儿，悬絲伺候。（“小开門”牌子。）

鄒　妃　宫娥、侍儿，俱都退下。

〔四宫娥、娥云、侍儿下。

〔田法章診脈。

田法章　呀！（唱二黄散板）

娘娘身体本无恙，

且开平安葯一方。

鄒　妃　儿啊，为娘得何病症？

田法章　这个！不过略有小恙。——侍儿取太平丹葯，娘娘服后即愈。

〔田法章取葯欲呈鄒妃。

鄒　妃　且慢。为娘原无病症，只有两句話儿，要与我儿言講。

田法章　娘娘請講。

鄒　妃　想你父暮景殘年，春秋不远。为娘意欲……（拉田法章，田急閃躲）来，来，来，后面講話……

田法章　娘娘不可！

鄒　妃　来呀！

田法章　娘娘不可！

鄒　妃　来呀！

田法章　（忍耐不住）好无有廉耻！

〔田法章推鄒妃于地，侍儿聞声上，田法章急下，侍儿也慌忙隨下。

〔娥云急上，扶起鄒妃。

娥　云　娘娘怎么样了？

鄒　妃　可恨世子，欲行非礼，是我不从，将我推倒在地。

娥　云　世子为人清正，娘娘不可多疑。

鄒　妃　賤婢！曉得什么，还不退下。

娥　云　是。——（看出鄒妃有陷害田法章之意，心中不平，产生了保护田法章的念头。又注意地看了鄒妃一眼，下。）

鄒　妃　（叫头）且住！趁大王尚未进宮，我不免披散青絲，抓破粉臉，就說世子人倫大变，要子淫父妃，哭求大王，除却此人便了！（唱二黃散板）

我把青絲来扯乱，

再作伤痕血斑斑。

大哭一声奔金殿——

〔扫头，四小太监、齐湣王上。

鄒　妃　大王作主啊……（哭。）

齐湣王　啊！梓童为何这等模样？

鄒　妃　哎呀，大王呀！方才世子进宫与妾妃診治病症，哪知他忽生禽兽之心，人倫大变，意欲子淫父妃，是我不从，抗拒于他，才落得这般光景啊……

齐湣王　好畜生啊！（唱二黃散板）

罵声世子太无礼，

不該調戏孤的好爱姬。

内侍，快宣世子进宫。

鄒　妃　宣他作甚？

齐湣王　将他杀了剮了，与你出气呀！

鄒　妃　倘若文武保奏，如之奈何？

齐湣王　依你之見？

鄒　妃　宣伊里进宮，賜他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斬杀世子回奏，也就是了。

齐湣王　好。——內侍，快宣伊里进宮。

太　监　伊里进宮啊。

〔娥云暗上，窃听。

伊　里　（内）領旨。（上念）

忽听宣入宫，想是大功成。

奴婢伊里見駕，大王千岁。

齐湣王　平身。

伊　里　娘娘千岁。

鄒　妃　平身。

伊　里　千千岁。——宣奴婢进宫，可为方才金殿之上，乐毅进兵之事嗎？

齐湣王　哎呀，爱卿啊！国事尚未停当，孤又出了家务事了！

伊　里　宫中有何事故？

齐湣王　可恨世子，人倫大变，他要子淫父妃。孤以綱常为重，家丑不可外揚，賜你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斬杀回奏。

鄒　妃　今晚宫門不閉等你回奏。

伊　里　領旨。正是：（念）

　　　　含笑領圣命，宝剑斬仇人。（下。）

齐湣王　咳！（念）

　　　　乐毅伐齐正愁煩，偏偏家丑又难言。

　　　　可惜絶了后代子……

鄒　妃　大王，（念）

　　　　妾妃与你生儿男。

齐湣王　有准？

鄒　妃　有准。

齐湣王　一定？

鄒　妃　一定。

齐湣王　如此，爱妃来呀，（笑）哈……（攜鄒妃同下。）

娥　云　哎呀且住。原来娘娘用計陷害世子。想世子为人清正，身遭此难，令人不平，我不免去至东宫，送上一信便了！(闖場)殿下在哪里？殿下在哪里？

侍　儿　(上)嘟！胆大娥云，为何闖入东宫？

娥　云　哎呀，侍儿哥哥呀！殿下有大禍临头，特来告密，快請一見。

侍　儿　哦！——有請殿下。

〔田法章上。

田法章　侍儿何事？

侍　儿　娥云求見。

田法章　啊！

娥　云　(急趋前)娥云参見殿下，大事不好了！

田法章　何事惊慌？

娥　云　鄒娘娘在大王面前，搬动是非，命伊里三更时分，杀害千岁。

田法章　哪里傳旨？

娥　云　宮中傳旨。

田法章　嗳！父子之情，焉能下此毒手？想是娘娘錯待于你，来在小王面前搬动是非。——侍儿，将她赶了出去。

娥　云　哎呀，殿下呀！診病之时，已藏詭計，大王寵爱娘娘，怎不信她的讒言。我看殿下为人清正，故而冒死前来。殿下执意不信。——也罢！只有碰死宮門，以明我心便了！

〔娥云一头碰死，田法章欲拦不及。

田法章　哎呀！（唱二黄散板）

小娥云果然是俠肝义胆，

她为我表心迹命丧黄泉。

事已急怎能够身脱此难——

这这这……

侍　儿　（接唱）望殿下休惊恐計想周全。（叫头）

殿下！事已至此，不必惊慌，快快改扮奴婢模样，

混出宮門，再作道理。

田法章　好，改扮起来。

〔田法章与侍儿换装。

田法章　可有破綻？

侍　儿　并无破綻。

田法章　侍儿請上，受我一拜。

侍　儿　奴婢不敢。

〔田法章与侍儿对拜，扫头，田法章下。

〔三更，伊里持劍上。

伊　里　（唱二黄散板）

听樵楼打罢了三更时分，

今夜晚持宝剑要斬仇人。

呔！开門来！

侍　儿　是哪个？

伊　里　連你伊公公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嗎？

侍　儿　来啦，来啦！（开門。）

伊　里　侍儿，殿下哪？

侍　儿　現在上書房。

伊　里　待我赶到上書房。（下。）

侍　儿　且住！看伊里手持宝剑，滿臉杀机，上書房不見殿下，岂肯与我甘休？我何不学学娥云，碰死宫門，給他个死无对証。（叫头）殿下呀，殿下！望你早脫大难，我也就死而瞑目啦！（碰死。）

伊　里　（上）上書房不見世子，这孩子他可哪儿去啦哪？呀！侍儿为何碰死宫門？——哦呵是啦！想是有人走漏消息，他竟敢放走世子，給咱家个死无对証。哥哥儿呀，哥哥儿！我还饒得了你嗎？吃你伊公公儿剑！（砍侍儿）且住！大王今晚不閉宫門，等我回奏，我不免进宫启奏便了。（圓場）奴婢伊里見駕，大王千岁。

齐湣王　（內）可曾杀了世子？

伊　里　哎呀，大王啊！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世子逃出宫去啦！大王降旨。

齐湣王　（內）就命卿家，带領校尉四十名，各府搜寻，捉拿世子，不得有誤。

伊　里　領旨。

〔校尉两边上。

伊　里　校尉們，随咱家各府搜寻去者！

众校尉　啊。

〔众同下。

第 五 場

田 单 （內）掌灯。（唱二黄倒板）

听樵楼打四更玉兎东上，

〔衙役甲、乙持灯引田单上。

田 单 （接唱“迴龙腔”）

为国家秉忠心昼夜奔忙。（唱原板）

西凉国欠三載未把貢上，

献鄒妃和伊里来見大王。

我主爷見鄒妃龙心欢暢，

每日里貪酒色不理朝綱。

那乐毅伐齐东提兵調将[①]，

眼見得这江山付与汪洋。

下官，田单。齐王駕下为臣，官拜巡城御史。适才家院报道：东宫世子，不知为了何事，連夜逃出宮来，因此下官，亲自巡查。——左右！

衙役甲乙 有。

田 单 掌灯！（唱散板）

叫人来掌紅灯大街来上——

見了那面生人細問端詳。

---

① 此句也有唱“昭陽院害国母一命身丧”的。

田法章　（內）走啊！

〔“水底魚”，田法章上，二衙役捉住田法章。

衙役甲乙　拿住啦！拿住啦！

衙役甲　伙計，你看着，我去領賞去。

衙役乙　你去吧。

衙役甲　回稟老爷，小人拿着犯夜的啦！

田　单　噢！你拿着犯夜的了？

衙役甲　正是。

田　单　回衙有賞。

衙役甲　多謝老爷。——伙計，你也来一份儿去。

衙役乙　你看着他，我也来一份儿去。——回稟老爷，小人也拿着犯夜的啦！

田　单　怎么？你也拿着犯夜的了？

衙役乙　正是。

田　单　回衙也有賞。

衙役乙　多謝老爷。——伙計，我看着他，你再来一份儿去。

衙役甲　好。我再来一份儿。——回稟老爷，小人我又拿着犯夜的啦！

田　单　嗯！夜靜更深，哪有許多犯夜之人！掌灯，待你老爷亲自观看。

〔二衙役应声掌灯，田单与田法章彼此对看。

田法章　哎呀！卿……

田　单　禁声！

〔田单踢灯籠，拉田法章同下。

〔二衙役在黑暗中摸索，甲摸着乙，仿效田法章的声調。

衙役甲　哎呀！卿。

衙役乙　（仿效田单的声調）禁声！

衙役甲　别挨駡啦！

〔二衙役同下。

第　六　場

〔“水底魚”，田单拉田法章同上，乳娘上，开門迎入。田单扶田法章坐定。

田　单　千岁醒来！

田法章　（唱二黄倒板）

适才間吓得我昏迷不醒，

田　单　千岁醒来。

田法章　（接唱散板）

只見卿家面前存。

田　单　千岁！（唱散板）

問千岁因何事逃出宮院，

一一的对为臣細說根源。

田法章　卿家！（唱散板）

恨伊里与鄒妃行事奸險！

定毒計害小王險把命捐。

田　单　好奸贼！（唱散板）

听一言不由我牙根咬断，

苦苦的害幼主所为哪般！

〔家院上。

家　院　伊里搜府。

田　单　再探。

家　院　是。（下。）

田　单　哎呀千岁呀！伊里前来搜寻殿下，这便如何是好？

田法章　卿家搭救小王。

田　单　这……

〔“乱鏣”，田单、田法章想計。

田　单　哎呀千岁呀！事到如今，并无别計，只好扮作小妹模样，混过一时，再作道理。

田法章　想小王乃金枝玉叶，岂能扮作妇人模样？

田　单　哎呀千岁呀！事到如今，还講的什么金枝玉叶？——乳娘！

乳　娘　（上）有。

田　单　与千岁改扮起来。

乳　娘　遵命。——千岁随我来。

〔田法章、乳娘同下。

田　单　（唱二黄倒板）

水不清皆因是魚儿攪混！

〔四校尉、伊里同上，四校尉过場下，伊里趟馬。

伊　里　嗬！馬来呀！(亮相下。)

田　单　好奸贼！(接唱散板)

我朝中出了个誤国讒臣。

施一礼我且把千岁爷駕請——

〔田法章改装与乳娘同上。

田法章　(接唱)金枝玉叶扮妇人。

卿家，看小王扮得可象？

田　单　扮得倒象，可曉得妇人行走？

田法章　小王不知。

田　单　乳娘教导千岁。

乳　娘　妇人家行走，必須要：这——样——走。

田　单　着！着！着！

〔家院上。

家　院　伊公公到。

田　单　有請。——迴避了。

〔田法章、乳娘同下。

家　院　有請。

〔家院下。四校尉、伊里同上。

伊　里　(唱二黄散板)

御史衙前下了馬——

田　单　公公。

〔伊里下馬，进門。

伊　里　(接唱)有劳大人礼迎咱。

〔田单向上座撢尘，請伊里坐；伊里也向下座撢尘，

請田单坐。

田　单　不知公公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伊　里　岂敢哪，岂敢！咱家来的鹵莽，田大人你就恕个罪儿吧！

田　单　岂敢哪，岂敢！

四校尉　（喝威）哦。

田　单　啊，公公！

伊　里　田大人。

田　单　夜静更深，带領許多校尉，来在敝衙，有何公干？

伊　里　田大人！难道說这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嗎？

田　单　下官不知。

伊　里　既然不知，待咱家慢慢告訴于你。

田　单　公公請講。

伊　里　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人倫大变，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賜咱家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斬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世子連夜逃出宮院。咱家二次上殿，討来四十名校尉，各府俱已搜查，并无世子下落，我想世子他……

田　单　怎么样？

伊　里　定藏在了你府啦！

田　单　啊，公公！想朝中出了此事，你我为大臣者，就該上殿保本才是。

伊　里　这个……

田　单　哪个？

伊　里　咱家連保数本，大王不准，可也是枉然哪！

田　单　哦！公公保过本了？

伊　里　这个本，咱家可就保多啦！

田　单　这也难怪。待下官明日亲自巡查，有了世子下落，献与公公，也就是了。

伊　里　田大人！这話可不是这样儿說法儿！

田　单　要怎样的講法呢？

伊　里　世子若在你府，将他献与咱家，咱家上殿，启奏大王，保你沒事，可也就是啦！

田　单　多承公公美意，只是世子他……

伊　里　在这儿哪？

田　单　不在敝衙。

伊　里　当眞不在？

田　单　当眞不在。

伊　里　果然不在？

田　单　果然不在。

伊　里　（离座）田大人你这儿来！

田　单　（离座）做什么？

伊　里　你說世子不在你府，咱家我可要……

田　单　公公要怎样？

伊　里　搜哇！

田　单　当眞要搜？

伊　里　当眞要搜。

田　单　果然要搜？

伊　里　果然要搜。

田　单　請搜！

伊　里　校尉喝！

四校尉　啊！

伊　里　两廂搜来！

四校尉　啊！

〔四校尉两旁搜查，田法章、乳娘同暗上。

四校尉　有两个妇人。

伊　里　起过了！

四校尉　啊！

伊　里　田大人，你說世子不在你府，你順着咱家手儿瞧——他是喝儿誰呀？

田　单　（故作鎭靜，笑）哈哈哈……我道是何人，原来是乳娘同小妹，小妹同乳娘啊，哈……

伊　里　噢！原来是令妹田大姑娘？

田　单　不敢。正是小妹。

伊　里　請过来咱家見个礼儿吧！

田　单　小妹礼貌不周，冲撞公公那还了得。

伊　里　你我一殿为臣，見見何妨？

田　单　不見也罢。

伊　里　一定要見。

田　单　請見。——乳娘攙扶小妹，見过伊公公。

伊　里　（自語）看她行走如何。

乳　娘　小姐礼到。

伊　里　咱家还礼啦！

〔乳娘急搀田法章下。

伊　里　（两望）哎呀且住！难道說世子这孩子，他上了天啦？

田　单　天高无路，焉能上得去。

伊　里　那么他入了地啦？

田　单　地厚无門，焉能下得去。

伊　里　你說他可往哪儿去啦哪？

田　单　着哇！他往哪里去了？

伊　里　哦呵有啦！待咱家三次上殿，多討校尉，我是再来搜查。——我說这个田大人，咱家清早起来，多吃几杯水酒，酒言酒語的，我得罪啦！

田　单　不敢。

伊　里　我冒犯啦！

田　单　越发的不敢。

伊　里　告辞了。（唱散板）

辞别大人把馬跨——

〔伊里出門，上馬，四校尉下。

伊　里　（接唱）多討校尉再搜查。

田　单　送公公。

伊　里　（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亮相下。）

田　单　（一望）好奸贼！（唱散板）

一見奸贼出府門，

不由田单咬牙根。

二次里再把千岁請，

〔田法章、乳娘同上。

田法章　（接唱）奸賊可曾出府門？

田　单　哎呀千岁呀！奸賊临行言道：还要多討校尉，再来搜寻，这便如何是好？

田法章　卿家搭救小王。（下拜。）

〔田单、田法章想計。

田　单　千岁！趁此天还未明，你我君臣扮作燒香模样，混出皇城，再作道理。

田法章　就依卿家。

田　单　改扮起来。

〔田单、田法章改装。

田　单　乳娘，这有官宝一錠，你逃回原郡去吧！

乳　娘　遵命。（下。）

田法章　卿家，与小王带馬！

田　单　臣，領旨。

〔田单带馬，田单、田法章同上馬。

田法章　卿……

田　单　（急掩口）禁声。

〔田单、田法章同下。

第　七　場

〔侯爨上。

侯　爨　（念数板）

做官好，做官妙，

做官头戴烏紗帽。

奉旨回家去祭祖，

鼓咚鼓咚三声炮。

老祖問少祖，

少祖說：我也不知道。

我家沒有讀書人，

哪里来的这荣耀，荣耀！

下官侯爨，我父侯尙卫。是我在齐王駕前为臣，不幸被人一本参奏，多亏我父同年好友保举，才給我这么一个小差事。这且不言，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人倫大变，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斬杀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世子連夜逃出宮院，伊公公有札子到来，命我把守关口，不准閑杂人等乱出乱入。天不早啦，該上关啦。我說来呀！

〔皂隸暗上，扶堂板作睏睡状。

皂　隶　（鼾睡声）呼嚕……

侯　爨　来呀！

皂　隶　(鼾睡声)呼噜……

侯　欒　出門就着啦!

皂　隶　(忽然咳嗽起来)咳咳咳……

侯　欒　醒醒! 醒醒! 吃面啦!

皂　隶　好咸滷!

侯　欒　我說你扣着食哪吧?

皂　隶　你說吃面了嗎?

侯　欒　来呀! 来呀……我叫你，你怎么不答应啊?

皂　隶　这来呀来呀的，是叫我哪? 我小名叫“来呀”嗎?

侯　欒　你不叫“来呀”啊。

皂　隶　还是嗒。那們，你怎么叫我来呀，来呀嗒?

侯　欒　你不知道，你們当皂隶的人多，我准知道你們誰在这儿哪? 故此我叫你們就是来呀来呀，誰听見誰搭个碴儿。

皂　隶　这么一說算我倒楣!

侯　欒　怎么算你倒楣?

皂　隶　就是我在这儿哪，有什么事? 你說吧。

侯　欒　它是——你不知道。

皂　隶　什么事我不知道。

侯　欒　听我告訴你說：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人倫大变，子要淫父妃，大王……

皂　隶　(听着不耐煩，又作鼾睡声)呼噜……

侯　欒　唉! 好精神! 他又着啦! ——嗨! 醒醒! 醒醒!

我跟你說話哪。

皂　隶　說什么来着？

侯　欒　合着你全沒听見哪？

皂　隶　你說你的。

侯　欒　那們你哪？

皂　隶　我睡我的呀！

侯　欒　那我跟誰說去？你別睡啦，听我說。

皂　隶　說吧！

侯　欒　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

皂　隶　得啦得啦！你別說啦，我全都知道啦。

侯　欒　那么你說。

皂　隶　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人倫大变，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公公宝劍一口，三更时分斬杀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世子連夜逃出宮院，伊公公有札子到来，命你把守关口，不准閑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侯　欒　是呀！

皂　隶　那么你告訴我干什么呀？

侯　欒　我不告訴你告訴誰？

皂　隶　告訴我怎么着？

侯　欒　天不早啦，該上关啦。

皂　隶　你就說上关得啦嗎，走吧！

侯　欒　走啊！

皂　隶　(不动)走啊！

侯　欒　哎喲！它是——你走，我好走啊！

皂　隶　你講理不講理？

侯　欒　老爷怎么不講理。

皂　隶　我是干什么的？

侯　欒　你是跟我的。

皂　隶　还是呀！我在头里走，那不成了你跟我的啦嗎？

侯　欒　哎喲！你混蛋呀！

皂　隶　好說，混蛋加三級。

侯　欒　加三級？哪个封的？我是老爷，你是兵……

皂　隶　哦！你是老爷，我是兵，你是兎子，我是鷹。你在高粱地，我在半悬空，听我鈴鐺响，吓得你鑽窟窿。

侯　欒　你玩笑呀？

皂　隶　誰跟你玩笑？

侯　欒　你們这当兵的，应当在头里走，轟散閑人喝喝道，老爷我这才能走哪！这是官事！

皂　隶　哦！当兵的在头里走，給你喝喝道，轟散閑人，你才能走哪，这是官事？

侯　欒　嗳，官事官办。

皂　隶　又官事啦？（尖手打在侯欒头上。）

侯　欒　哎喲！打了我腦袋啦！

皂　隶　沒打破呀？

侯　欒　打破了你賠得起嗎？

皂　隶　賠鸡蛋哪？

侯　欒　又賠鸡蛋啦！我說你倒是喝喝道啊？

皂　隶　喝道？

侯　欒　轟散閑人。

皂　隶　轟人？我会。交給我啦！——喔！屎来嘍！

侯　欒　什么屎来啦，那多臭呀！

皂　隶　越臭越好。

侯　欒　怎么越臭越好？

皂　隶　你瞧，我敢轟誰，我这么一說屎来啦，人家都嫌臭，就都躲开啦，你不就过去啦嗎！

侯　欒　那不成，得說俩字儿的。

皂　隶　得說俩字儿的。成！屎蛋来嘍！

侯　欒　怎么又变了屎蛋啦！

皂　隶　风干的。

侯　欒　更臭。

皂　隶　越臭越好，两个字儿嗎！

侯　欒　你得說老爷。

皂　隶　老爷？大舅在哪儿哪？

侯　欒　哎喲！你不会呀？

皂　隶　哎喲！我要是会，还干这个嗎？

侯　欒　上陣現磨枪！我教給你：这板子要这样拿着，还得要这么个架子。

皂　隶　扎歪啦！

侯　欒　你得这么說：我要上东边去，你就說："喊！喔！

大老爷东边查来嘍！”我要上西边去，你就說：“喊！喔！大老爷西边查来嘍！”这才象哪！

皂　隶　哦！板子这么样拿着，有个架子。老爷上东边去，我說：“喊！喔！大老爷东边查来嘍！”老爷上西边去，我說：“喊！喔！大老爷西边查来嘍。”是不是？

侯　欒　对啦对啦，走吧！

皂　隶　哦！

侯　欒　怎么着？

皂　隶　噢——（作哭丧声。）

侯　欒　哎喲！你这不成了玩笑啦么。

皂　隶　怎么玩笑呀？帮哭加仨子儿！①

侯　欒　得啦，得啦！别喝道啦！快点走吧。

皂　隶　这不走哪嗎？

侯　欒　咳！回来，回来，回来！

皂　隶　干嗎又回来呀？

侯　欒　你上哪儿？

皂　隶　我知道上哪儿？

侯　欒　我上东关。

---

① 北京过去的习俗，出殯时有雇用“帮哭队”者，俗名”小喇儿”。每人每次得賚銅錢三文。遂留傳下“帮哭加仨子儿”这句話。剧中皂隶在喝道时，故作“小喇儿”喊喨之声，等于帮哭，故用此語打趣侯欒。

皂　隶　我跑到西門来啦！回去吧。得啦，就算到啦。

侯　欒　得！就算到了吧！我說伙計，你看着点，我打个盹儿。

皂　隶　这是什么話？

侯　欒　昨晚上在宝局上一宵沒睡！

皂　隶　哼！又要錢去啦。

〔侯欒睡。

皂　隶　他睡着啦，我也打个盹儿。（睡。）

〔田法章、田单同上。

田法章　哎呀，卿……

〔田单急掩其口。

田　单　（唱二黃碰板三眼）

千岁爷休得要大放悲声，（接唱原板）

惊动了把关人难以逃生。

那一旁松林內将身藏隐

〔田法章下。

田　单　（接唱）想一个巧計好脫身。

抓一把灰尘土把臉罩定——（叫散。）

〔田单故意揉乱了胡鬚，在臉上抹了香灰，用袖遮臉，到台口一亮。

田　单　（接唱）装一个瘋魔汉要混出城。

〔田单看見皂隸在打瞌睡，悄悄地抽出他手中的板子，皂隸惊醒，上前搶夺。两个人各握板子一端，轉了一个圓場。

皂　隶　你拿过来吧！胡动乱动的！——呵呵！你是田——

〔田单取銀付皂隸。

田　单　田什么？

皂　隶　（接銀，急改口）田家庄那个王一哥。

田　单　不錯是我，你好眼力。

皂　隶　老沒見，你好啊？家里都好。上回老太太病了，我带去那个葯方，吃了沒有？

田　单　吃下去了。

皂　隶　咳！吃不得！吃不得！

田　单　怎么吃不得？

皂　隶　那是耗子葯。

田　单　吃下去，病就好了。

皂　隶　眞是你的孝心感动天和地，耗子葯吃下去，病会好啦！你上哪儿去？

田　单　老太太病好了，我們要出城燒香还愿去。

皂　隶　出城？那可不行！

田　单　怎么？

皂　隶　你不知道，只因东宮世子田法章，人倫大变，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命伊公公各府搜寻，并无踪影，因此四門紧閉，一概不准出入，你要出城，过两天吧！

田　单　我們商議商議。

皂　隶　这不是鬧着玩的，不行，过两天吧！

田　单　我們商議商議。

皂　隶　官事，沒商量。

田　单　（取銀）我們商議商議。

皂　隶　（收銀）商量着瞧。你站站，还有老爷，我給你回一声。

田　单　好話多講。

皂　隶　都有我哪。——嗬！来啦来啦！（推侯欒。）

侯　欒　（睜眼）誰来啦？

皂　隶　王一哥来啦。

侯　欒　哪儿这么个王一哥？

皂　隶　就是上回給你引見的那个王一哥。人家有事要出关。

侯　欒　我不認得。

皂　隶　不是外人，你通融通融就完啦。

侯　欒　那可不行，这是官事！

皂　隶　官事？……哈哈！想你不得第的时候，枕着我的夜壶，盖着我的包脚布，穿我的褲子。如今你作了官啦，立刻就官事！小子！你脫了褲子还錢！

侯　欒　你瞧，咱們自己哥儿們，你又急啦，是誰呀？

皂　隶　王一哥。

侯　欒　是他。你早說不結了嗎！叫他进来，我問他一句話。

皂　隶　人家是乡下人，不用問啦。

侯　欒　总得要問。

皂　隶　别吓唬人家，只問一句？

侯　欒　就問一句。

皂　隶　王一哥！我給你說过啦，叫你进去問句話。

田　单　我們乡下人，見官說不出話来呀。

皂　隶　不要紧，都有我哪。——王一哥来啦。

侯　欒　下站可是王一？

田　单　正是小人。

侯　欒　出城何事？

田　单　燒香还愿。

侯　欒　出城几个人哪？

田　单　兄妹二人。

侯　欒　剛才說一个人，怎么变出兄妹二人？混賬！

皂　隶　老爷。

侯　欒　王八蛋！

皂　隶　老爷。

〔田单、皂隸退往一旁。

皂　隶　剛才說是一个人，怎么又变出兄妹二人来啦？

田　单　原是兄妹二人。

皂　隶　一个人嗎！

田　单　兄妹二人，兄妹二人。（付銀。）

皂　隶　（收銀）哦！老妹子也来啦，請来我們見見。

〔田法章上。

皂　隶　哈哈！你是东……

田　单　（急付銀）东什么？

皂　隶　（收銀，改口）东廂房那个老妹子。我上您那儿去的时候，老妹子还小哪，您那儿是冲西的炕，老太太抱着老妹子坐在炕上，我过去一逗，哇的一声就哭啦，我赶紧抱过来，咕嘰一声，拉了我一胳膊青屎，您瞧我的記性怎么样？——你們等着，我再給你們回一声。（向侯欒）原是兄妹二人，老妹子也来啦！

侯　欒　說的是一个人。

皂　隶　說的是兄妹二人。

侯　欒　不行不行，这是官事。

皂　隶　又是官事？好小子，脫褲子还錢！

侯　欒　得啦，得啦！老妹子也来啦！好好，你叫他来，我再問他一句話。

皂　隶　得啦，不用問啦。

侯　欒　总得要問。

皂　隶　王一哥，你进来，老爷再問一句話。

田　单　是，是，是。

侯　欒　出城上哪儿去？

田　单　东岳庙。

侯　欒　城外哪儿有东岳庙？混賬！

皂　隶　老爷。

侯　欒　王八蛋！

皂　隶　老爷。

〔田单、皂隸退往一旁。

皂　隶　可不是，哪儿有这么一个东岳庙啊！

田　单　有个东岳庙。

皂　隶　城里城外找遍了，也沒有东岳庙。

田　单　有个东岳庙。（付銀。）

皂　隶　（收銀，改口）不錯，不錯。西北旮旯儿的那个小东岳庙儿啊！我再給你回一声。（向侯欒）嗨！还說人家哪，城外西北旮旯儿，原有个小东岳庙儿。

侯　欒　沒有个东岳庙。

皂　隶　有个东岳庙。

侯　欒　沒有！

侯　欒
皂　隶　（同时）脫褲子还錢。

侯　欒　好，叫他們过去吧！

皂　隶　你們出城吧。

〔田法章下。

田　单　（行前，轉身向皂隸）这倒难为你了。（又取出銀一錠，放在掌心）这里还有点小意思，送你吃飯不飽，（递与皂隸，又收回）吃酒不醉（递与皂隸又收回），我留下作盘費了。

〔田单下。

皂　隶　有哝！过河就拆桥哇。哎呀慢着！本來是世子田法章跟田单过去啦！我就图了这个（指怀中的銀子），可就忘了这个（摸摸脖子，怕受斬刑）啦！有咧，有咧！什么事我都推在他的身上。（轉向侯欒）得啦，得啦，

这下子你可足啦！

侯 欒 什么足啦？

皂 隶 剛才过去的是誰？

侯 欒 王一哥。

皂 隶 哪儿来的王一哥，那就是世子田法章跟田单过去啦，你使了他們五百两銀子，把他們放走啦！

侯 欒 我一个子儿也沒見着。

皂 隶 你甭瞞我，水賊不过狗刨儿！

侯 欒 你可別血口噴人！

皂 隶 我还給你上色哪[1]（抓侯欒）小子！伊公公面前說理去。

〔伊里带四校尉上，侯欒、皂隸同跪迎。

伊 里 可曾見田法章、田单过去？

皂 隶 他使了五百两銀子，把他們放出关去啦！沒有我的事。（下。）

伊 里 （向侯欒）吃我一劍！

侯 欒 伊公公饒命。

伊 里 本当将你斬首，念你父与咱家同殿为官。——来呀！带在馬后，随咱家紧紧追赶哪！

〔尾声，众同下。

——劇 終

---

① "色"在此处讀为"尸歹"上声。"上色"本北京俗語。善意的揄揚可以說"上色"，惡意的毀謗，也可以說"上色"。

汾　河　湾

前 記

唐，薛仁貴別家投軍时，他的妻子柳迎春已經怀孕。薛去后，迎春生下一子，取名丁山。丁山长大，就靠打雁奉养母亲。

十八年后，薛仁貴在軍中立功得官，回家探妻，路过汾河灣，遇一少年正在射雁，薛不知少年就是自己的儿子，因見山上下来一只猛虎，为了搭救少年，急发袖箭，不料却射伤丁山。薛知闖禍，急忙拉馬奔往家中。

仁貴夫妻久別重聚，互訴別情，不胜感慨。这时，薛忽然发現床下放有男鞋，立对妻子起了怀疑。后經迎春說明男鞋是丁山所穿，薛始恍然大悟。当他詢問丁山去向时，才知在灣前被射伤的少年就是自己的亲生子；至此夫妻急忙奔向汾河灣去寻找丁山的尸首。

这是一出相当流行的生旦戏，这个剧本是根据一般舞台流行本，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整理的。主要修改了原剧一些涉及迷信的部分，如：盖苏文阴魂要报前仇，王禪老祖救去白虎星官薛丁山等情节，另外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潤色。

剧中人物

柳迎春（旦）　　薛丁山（娃娃生）　　薛仁貴（生）

第　一　場

柳迎春　（上，念引）儿父投軍无音信，盼断肝腸两泪淋。

（念詩）

儿父去投軍，一去无音信；

寒窑生一子，打雁度光阴。

我，柳迎春。配夫薛仁貴。前去投軍，一十八載，杳无音信。我在寒窑，生下一子，取名丁山，今年一十七岁。每日往汾河灣打雁度日，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丁山儿喚出，前去打雁。——啊，丁山儿哪里？

薛丁山　（內）来了。（上念）

我父去投軍，一去十八春；

寒窑生下我，打雁度光阴。

参見母亲。

柳迎春　罢了，一旁坐下。

薛丁山　謝母亲。将孩儿喚出，有何教訓？

柳迎春　啊，儿啊。今日天气晴和，儿往汾河灣前打雁去吧。

薛丁山　孩儿遵命。

柳迎春　娘有一言，儿且听了。（唱西皮原板）

儿的父投軍无音信，

全仗儿打雁奉养娘亲。

将弓彈和魚鏢与儿带定，

莫等到紅日落儿要及早回程。

薛丁山　遵命。（接唱搖板）

母亲不必細叮嚀，

汾河灣前把雁寻。

辞別母亲出窰門，

不等日落轉回程。（下。）

柳迎春　（接唱搖板）

我儿此去多欢欣，

不枉我撫养他十七春。

撩衣且把寒窰来进，

儿行半日母耽心。（下。）

第　二　場

薛丁山　（上，唱西皮搖板）

将身来在汾河岸，
举目抬头四下观。
空中飞来一群雁，
形如人字排得全。
彈打——
彈打南来长空雁，
枪挑——
枪挑魚儿水面翻。
耳旁听得鑾鈴震，
那旁来了一軍官。

薛仁貴　（內）馬来。（上唱西皮搖板）
僱馬来在汾河灣，
見一頑童打彈玩。
彈打——（丁山射雁）
彈打南来当头雁，
枪挑——（丁山鏢魚）
枪挑魚儿水面翻。
翻身下了馬雕鞍，
再与頑童把話言。
啊，那一頑童，你在此做甚？

薛丁山　在此打雁。

薛仁貴　一彈上去，能打几雁落地？

薛丁山　一彈上去，能打双雁落地。

薛仁貴　我却不信。

薛丁山　打来你看哪。

薛仁貴　好，你且打来。

薛丁山　（唱西皮搖板）

弹打南来空中雁——（射双雁落地）

眼看双雁落面前。

薛仁貴　哎呀且住！看这小小頑童，倒有这样的本領，我不如将他收在身旁，日后也好做一膀臂。——啊，那一頑童，你一彈能打双雁落地，不足为奇。我这一彈上去，能打三雁落地。

薛丁山　我却不信。

薛仁貴　我打来你看哪。

薛丁山　你且打来。

薛仁貴　借弓彈一用。

薛丁山　不要損坏。

薛仁貴　曉得了。

〔虎形暗上。

薛仁貴　哎呀且住！看南山之上，下来一只猛虎，惟恐伤害頑童性命，我身旁带定袖箭，不免将虎惊走，搭救頑童。——啊，頑童閃开，猛虎来了！——看箭！

〔丁山中箭，被虎拖下。

薛仁貴　哎呀，且住！指望一箭将虎惊走，不想誤伤頑童，反被猛虎啣上山去，追之不及，待我拉馬赶去呀。（"扫头"，拉馬下。）

第 三 場

柳迎春 （內唱西皮倒板）

　　　　娇儿打雁无音信。（上接唱慢板）

　　　　不由人一陣陣坐卧不宁。

　　丁山，儿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接唱）

　　　　我只得出窑外把娇儿盼定。

　　啊，丁山儿。天不早了，快些回来吧……哎！这个奴才，他往哪里去了哇！（接唱）

　　　　眼見得紅日落不見儿回程。

薛仁貴 （內）馬来。（上唱西皮流水）

　　　　适才离了汾河境，

　　　　一馬儿来在柳家村。

　　　　勒住絲繮来观定，

　　　　窑外站定一妇人；

　　　　布裙荆釵貌端正，

　　　　好一似我妻柳迎春。

　　　　翻身下了馬鞍鐙，

　　　　再与大嫂把話云。

　　大嫂請了。

柳迎春 請了。

薛仁貴 請問大嫂，此处可是柳家村么？

柳迎春 軍爷你来看，前面也是柳家村，此处也是柳家

村，不知你問的是哪一家呢？

薛仁貴　有一柳迎春，大嫂可知？

柳迎春　噢，柳迎春……

薛仁貴　正是。

柳迎春　她就住在前面，軍爷問她做甚？

薛仁貴　我与她丈夫同营吃粮，托我带来万金家書，故尔动問。

柳迎春　噢，我与那柳迎春，常在一处，你将書信放下，我与你带去就是。

薛仁貴　我那薛大哥言道，書信要面交本人。

柳迎春　不見本人呢？

薛仁貴　原書带回。

柳迎春　請稍待。

薛仁貴　請便。

柳迎春　哎呀且住。想我夫妻分别一十八載，今日才有書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怎奈衣服襤褸。这，这便怎么处？……嗯，我自有道理。——啊，軍爷，打个啞謎，你可曉得？

薛仁貴　略知一二。

柳迎春　这远？……

薛仁貴　远在千里，不能相見。

柳迎春　近？……

薛仁貴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

柳迎春　不敢，仁貴之寒妻呀。

薛仁貴　（自語）問来問去，問到本人的头上来了。想我仁貴离家一十八载，不知她的貞节如何，看此四下无人，不免調戏她一番，——啊，大嫂，我实对你說了吧，我那薛大哥借了我十两銀子，本利未还，万般无奈，就将大嫂你……卖与我了。

柳迎春　有何为証？

薛仁貴　婚書为証。

柳迎春　拿来我看。

薛仁貴　且慢，大嫂你乃有气之人，将这婚書拿到手中，三把两把扯碎，为軍的岂不落个人財两空么！

柳迎春　依你之見呢？

薛仁貴　去至前村，找一大戶人家，請来三老四少，同拆同观。

柳迎春　此話当真？

薛仁貴　当真。

柳迎春　果然？

薛仁貴　哪个哄你不成！

柳迎春　（唱“哭头”）

啊啊啊……狠心的强盜哇！

薛仁貴　（暗笑）她倒駡起来了。

柳迎春　（唱西皮流水）

心中只把儿父恨，

不該将我卖与人。

左思右想心不定，

薛仁貴　快快随我走哇。

柳迎春　啊，軍爺，你看那厢有人来了！

薛仁貴　在哪里？

柳迎春　在那厢呢。（急进窰，接唱搖板）

急忙关上这寒窰門。

薛仁貴　（接唱搖板）

賢妻休要胆怕惊，

我是你丈夫轉回程。

柳迎春　嗟！（唱流水）

旣是儿父轉回程，

分别的事儿說分明。

說得明来重相認，

說不明来你罪非輕！

薛仁貴　（唱西皮倒板）

家住絳州县龙門。（接唱原板）

薛仁貴好命苦无亲无邻。

幼年間父早亡母又丧命，

撇下了仁貴无处把身存！

常言道姻緣一綫引，

柳家村上招了亲。

你的父嫌貧心腸狠，

将你我二人赶出了門庭。

夫妻双双无投奔，（轉流水）

破瓦寒窰暂存身。

每日里窨中苦难尽，
莫奈何立志去投軍。
結交下弟兄們周青等，
跨海征东把賊平。
幸喜狼烟俱扫尽，
保定圣駕轉回京。
前三日修下辞王本，
特地回来探望柳迎春，
我的妻若是不肯信，
来来来算一算，連来带去十八春。

柳迎春　呀！（唱摇板）
听他言来喜不尽，
果然是儿父轉回程。
开开窰門来相認——
薛郎，請。

〔仁貴、迎春同进窰，坐下。

柳迎春　（接唱）好似枯木又逢春。
啊，薛郎，你可好哇？

薛仁貴　我好，你可好？

柳迎春　我……也好！啊，薛郎，几載未見，你倒老蒼了！

薛仁貴　你也不似先前了。有道是少年子弟江湖老，

柳迎春　紅粉佳人白了头。

薛仁貴　彼此，

柳迎春　一样。

薛仁貴　啊？

柳迎春　啊？

薛仁貴　（笑）哈哈哈……

柳迎春　（微笑）啊，薛郎，你投軍之时，临行的言語，可还記得？

薛仁貴　啊？甚么言語，我倒忘怀了。

柳迎春　是你言道，此去投軍，不做官便不回来，如今你回得家来，想必是做了官了。

薛仁貴　唉，再也不要提起；我是早去三天也好，晚去三日也妙。

柳迎春　不迟不早，将将的凑巧。

薛仁貴　凑巧倒还凑巧，只是得了一名馬头軍哪。

柳迎春　啊，这馬头軍有多大的前程呢？

薛仁貴　这馬头軍么……（有意打趣）前程大得很哪。

柳迎春　但不知有多少品級？

薛仁貴　哼，有七八十来品哪。

柳迎春　（自語）哎呀呀，倒是我薛郎，不做官就不做官做了官便是七八十来品哪。

薛仁貴　嘍，官大不过一品。

柳迎春　但不知这馬头軍管些甚么？

薛仁貴　我在家的时节管些甚么？

柳迎春　与人家看馬。

薛仁貴　着哇，如今我还是与人家看馬！

柳迎春　噢！怎么？你还是与人家看馬？

薛仁貴　嗯，与我在家的时节一样啊。

柳迎春　（搬椅，移座）好，你有心胸！

薛仁貴　（故意嘔她）本来的有心胸。

柳迎春　有志气！

薛仁貴　我这个志气还小么？

柳迎春　哎呀，天哪！指望儿父回来，身居高官，同享荣华，不想他还是与人家看馬。哎！我柳迎春好命苦哇……！（哭。）

薛仁貴　（佯怒）嘜！我不回来，你盼我回来。如今我剛剛回得家来，你就是这样鼻子臉子的。看将起来，我还是出外呀！（搬椅，移座。）

〔二人对視，各自扭过头去，少頃。

柳迎春　薛郎，我来問你，我那公婆死后，葬埋何处？

薛仁貴　葬在龙头山。

柳迎春　依我看来，不叫龙头山。

薛仁貴　叫做甚么山？

柳迎春　叫做馬头山。

薛仁貴　怎么叫馬头山？

柳迎春　你想啊，你在家的时节，就是与人家看馬；出外一十八載，还是与人家看馬。岂不叫做馬头山？——这是你們家坟地的风水呀！

薛仁貴　嘜，龙头山。

柳迎春　馬头山。

薛仁貴　龙头山。

柳迎春　馬头山，馬头山，馬头山！

薛仁貴　就算是馬头山。——啊，柳氏，我来問你，我那岳父岳母死后，葬在何处？

柳迎春　我爹娘去世，葬在凤凰山。

薛仁貴　（自語）嘿嘿！到了他們家里，就是凤凰山了。——依我看来，不叫做凤凰山。

柳迎春　叫做甚么山？

薛仁貴　叫做穷苦山。

柳迎春　怎么是穷苦山呢？

薛仁貴　你想啊，我在家的时节，你就是这样受穷受苦；如今我回得家来，你还是这样受穷受苦。岂不叫做穷苦山么？——这也是你們家坟地的风水呀！

柳迎春　嚒，凤凰山。

薛仁貴　穷苦山。

柳迎春　凤凰山。

薛仁貴　穷苦山。

柳迎春　凤凰山，凤凰山，凤凰山！

薛仁貴　好好好，就算是凤凰山。

柳迎春　啊，薛郎。我来問你，我在寒窑受苦，为的是哪个？

薛仁貴　啊？你为的是哪个呀？

柳迎春　为的是你！

薛仁貴　我来問你，我在外面，省吃儉用，我为的是哪

个呀？

柳迎春　我不知你为的哪个。

薛仁貴　我也为的是你呀！

柳迎春　你为的是我？……

薛仁貴　我不为你，难道說我还为这个破窑不成！

柳迎春　哎，我乃是受苦之人，你你你……不要气我啊！

薛仁貴　嘍！我乃受了风霜之人，你也不要把話来嘔我呀！

柳迎春　你你你……气死我了……哇……（哭。）

薛仁貴　（自語）哎呀呀，不要气坏了她呀。——啊，妻呀，我与你带了一件好东西来。

柳迎春　哼！你还有甚么新鮮的东西，无非是馬刷子、馬撓子、馬鞍子、馬鞭子……

薛仁貴　嘍，不是那些东西，你来看看哪。（取金印付于柳迎春。）

柳迎春　（接印看，哑然失笑）哎呀呀，我当是甚么好东西，原来是块生黃銅，吃也吃不得，用也用不得，待我将它扔了吧！

薛仁貴　嘍，你拿过来吧！（夺过印）我实对你說了吧！是我跨海征东，立下十大汗馬功劳，圣上見喜，封我为平辽王。这是我平辽王的虎头金印；你說甚么生黃銅，这样的生黃銅，你們家里有几块呀？拿将出来，比比成色，量量高低，哼，不开眼哪！

柳迎春　啊，薛郎，拿过来，我再仔細地看上一看。

薛仁貴　嘜，生黄銅，不要看了。

柳迎春　嘜，我未曾看明白呀。

〔薛再将印交柳，柳佯做未接住。

薛仁貴　仔細了！

柳迎春　（看印）哎呀，果然是顆虎头金印。——啊，薛郎，这就好了。

薛仁貴　怎么？

柳迎春　有了这块金子，拿到市上，換些銀錢，多买些柴米，也够你我过半輩子的了。

薛仁貴　你拿过来吧！（接过印）不要把我这平辽王，吃在你的腹內呀！

柳迎春　我是餓怕的了！——請坐。

薛仁貴　有座。

〔二人同搬椅，归原位。

薛仁貴　柳氏，为丈夫口中焦渴，可有甚么香茶，拿来我用？

柳迎春　寒窰之中，哪里来的香茶，无非是白滾水。

薛仁貴　也好，快快取来。

柳迎春　是，待我取来。（下，取水又上，唱西皮搖板。）

用手取过白滾水，

遞与薛郎潤口津。

薛仁貴　（接唱）用手接过白滾水，（尝了一尝，吃不下）

将水潑在地埃尘。

不用了。

柳迎春　怎么不用了？糟踏东西

薛仁貴　我腹中飢餓，有甚么好菜好飯？拿来我用。

柳迎春　寒窑之中，哪里来的好菜好飯，无非是魚羹。

薛仁貴　甚么叫做魚羹？

柳迎春　就是鮮魚做成的羹哪。

薛仁貴　想必很好，快些取来。

柳迎春　待我与你取来。（下，取魚羹又上，唱西皮搖板）

忙将魚羹拿在手，

遞与薛郎尝尝新。

薛仁貴　（接唱）用手接过鮮魚羹，（聞了聞，紧皺眉头）

这样的腥气实难聞！

拿去，不用啊。

柳迎春　你无有那样的造化呀。

薛仁貴　（作倦状）鞍馬劳頓，我要歇息歇息。

柳迎春　此处不洁淨，待我与你撣扫后窑。

薛仁貴　好，快些撣扫！

柳迎春　薛郎啊！（唱西皮搖板）

你去投軍十八春，

妻在寒窑受苦情。

今日等来明日也等——

薛仁貴　今日我就回来了。

柳迎春　（接唱）等你回来……（迴龙腔）我好做一个夫 人。

（下。）

薛仁貴　（笑）哈哈哈……（唱摇板）①

仁貴离家十八春，

連累我妻受苦情。

今日里团圓多欢庆，（出窑）

苦尽甘来喜气生。

将馬拴在柳林下，（拴馬，卸鞭）

鞍桥放在窑內存。（进窑）

进得窑来忙观定——（发現男鞋，拿在手中）

啊？

这一只男鞋必有因！

哎呀，且住！想我离家一十八載，这只男鞋是哪里来的……？莫非这賤人做出了无耻之事不成？……（看鞋）嗯嗯，柳氏啊柳氏，你在这里露出馬脚来了！——賤人，你与我走了出来！

柳迎春　（內）来了。（持箕帚上，唱西皮摇板）

正将后窑潭扫淨，

薛郎喚我为何情？

薛仁貴　好賤人！

〔薛仁貴拔劍欲柳迎春，急遽間柳迎春揚尘土拋箕帚 自

---

① 这段唱詞原本是：

啊？（唱）

一見柳氏面带笑，莫非相交有情人！

出得窑来观动靜，四下里并无一个人……

因缺乏心理根据，故改。

卫，薛仁貴一扑两扑，柳迎春咬薛仁貴手，劍落地。

薛仁貴　你呀，就是与我死！

柳迎春　啊，薛郎，你将我喚到前窑，不問青紅皂白，仗剑就砍，难道为妻做了甚么丑事不成么？

薛仁貴　你自己做的事，反来問我。你呀，你是与我装糊涂哇！

柳迎春　薛郎，有道是拿賊？

薛仁貴　要脏。

柳迎春　捉奸呢？

薛仁貴　要双。

柳迎春　好，有了贓証，不用你杀，我立刻就死！

薛仁貴　哼！自有你的贓証，（示以鞋）这就是你的脏！这就是你的証！（擲鞋）哼！你还是与我死！

〔当薛仁貴举鞋相示的时候，柳迎春惊得呆了，她不知薛仁貴会拿出什么物件来，及見“脏証”擲地，战战竞竞地俯身摸索，見是鞋，不禁失笑。

柳迎春　哎呀呀，我道为了甚么大事，原来为我儿丁山这只鞋呀……。哼！看他这样可恶，倒要气他一气。——（語調夸張地）啊，薛郎，你問的是这穿鞋的人儿么？

薛仁貴　啊，我不問穿鞋的人儿，难道要問这穿靴子的么？（指自己的足下。）

柳迎春　这穿鞋的人儿，他比你强啊。

薛仁貴　自然比我强！

柳迎春　不但比你强，还比你年輕呢。

薛仁貴　自然是比我年輕，如今我有了这个討厌的东西了。（指胡須。）

柳迎春　不但比你年輕，自你去后，我还靠他吃飯呢。

薛仁貴　是啊，自然你是靠他吃飯哪，若是靠我，餓也就把你餓干了。

柳迎春　不但靠他吃飯，还有一樁新鮮的事儿呢。

薛仁貴　还有甚么新鮮事儿呀？

柳迎春　到了夜晚，我还与他在一处……

薛仁貴　怎么样呢？

柳迎春　安眠呢。

薛仁貴　哎呀呀，好一个无耻的賤人！你若不死啊，我就碰死了吧！

柳迎春　慢来！薛郎，你当眞的忘怀了么？

薛仁貴　忘怀甚么？

柳迎春　当初你临行之时，为妻身怀有孕，将将三月，可是有的？

薛仁貴　啊啊……不錯，有的。

柳迎春　是你言道，生下一男，取名丁山。若生一女，取名金蓮，可是有的？

薛仁貴　不錯，也有的，有的。

柳迎春　自你去后，我在寒窰生下一子，就取名丁山，今年他一十七岁。我来問你，一十七岁的孩童，这只鞋，他穿得、穿不得？

薛仁貴　(看鞋)这一十七岁的孩童么，唔唔，正穿哪。

柳迎春　(夺鞋)你拿过来吧。不要脏了我儿子他的鞋呀。

薛仁貴　她倒端起来了。

柳迎春　是你不在家中，为妻做出这样丑事，不用你杀，待我自尽了吧。(拾劍。)

薛仁貴　(将劍夺过)嘜，妇道人家，拿刀动杖，成个甚么样子啊？嗯，这还了得！

柳迎春　咳，我柳迎春，再也不敢养儿子的了哇……(哭。)

薛仁貴　(自語)哎呀呀，薛禮呀，薛禮。你眞眞豈有此理。哎！待我向前賠个禮儿，也就完了。——啊，妻呀，方才乃是为丈夫的不是，喏喏喏，这廂賠禮了。(柳迎春不理)方才乃是我的不是，这廂賠禮了。(柳迎春仍不理)我这里跪下了。

柳迎春　(笑)薛郎請起，我是与你做耍呢。

薛仁貴　哎呀呀，耍了我一身的冷汗哪。

柳迎春　請坐。

薛仁貴　有座。——啊，柳氏，将你我的儿子喚将出来，見見我这不成器的老子啊。

柳迎春　此时他不在窑中。

薛仁貴　哪里去了？

柳迎春　往汾河灣打雁去了。

薛仁貴　(吃惊)啊？我来問你，汾河灣打雁，就是你我的儿子？还是有别人家的孩童？

柳迎春　哼，不是为妻夸口，就是你我的儿子，并无第二。

薛仁貴　（大惊，离位）你这里来呀！我来問你，你我的儿子出門的时节，他头戴？

柳迎春　抓帽。

薛仁貴　身穿？

柳迎春　藍衫。

薛仁貴　左手？

柳迎春　弓彈。

薛仁貴　右手？

柳迎春　魚鏢。

薛仁貴　哎呀！（暈倒。）

柳迎春　（自語）哎呀，听說儿子会打雁，他一笑就背过气去了。——啊，薛郎醒来！

薛仁貴　（唱西皮倒板）

　　　　听罢言来吓掉了魂！

丁山，我儿，咳！（哭）儿啊……（迷惘中，手触柳迎春之臂。）

柳迎春　嘜，我是儿子他的娘啊。

薛仁貴　咳！（接唱散板）

　　　　冷水澆头怀抱冰。

　　　　适才路过汾河境，

　　　　見一頑童打彈能。

柳迎春　那就是你我的儿子。

薛仁貴　我曉得呀！（接唱）

弹打南来当头雁，

枪挑魚儿水浪分。

柳迎春　少时他就要回来了。

薛仁貴　他呀，回不来了：（接唱）

本当把实話对她論，

又恐怕吓坏这受苦的人。

柳迎春　啊，薛郎，你講了半日，我是連一句也不得明白呀！

薛仁貴　哎呀，妻呀！我适才路过汾河灣，看見你我的儿子在那里打雁。忽然南山之上，下来一只猛虎，惟恐伤害他的性命，是我身旁带有袖箭，指望一箭将虎惊走，不想一时失手，竟将你我的儿子……

柳迎春　怎么样？

薛仁貴　射死了！

柳迎春　哎呀！（暈倒。）

薛仁貴　（一惊）啊，柳氏醒来！

柳迎春　（唱西皮倒板）

听説姣儿丧了命！

丁山，我儿，咳！（哭）儿啊！……（接唱散板）

好似鋼刀刺在心。

姣儿与你何仇恨，

为何害他的命殘生！

恨你不过用口咬，（咬薛仁貴手）

看你心疼不心疼！

薛郎，你将我儿射死，这尸身現在何处？

薛仁貴　这……咳，柳氏，你随我来呀！

薛仁貴
柳迎春　（同出門，呼喚）丁山，我儿……

〔二人搓步拉下。

——劇　終

荷 珠 配

前 記

員外刘志协家中失火后，带着家人赵旺棲身于城隍庙。一天，赵旺出庙討飯，遇到姑老爷赵萱，被带进府去，并发現了环荷珠冒充小姐刘金凤做了赵萱的妻子。

原来赵萱因穷困投靠岳父刘志协，刘志协有意悔婚。女儿金凤派了环荷珠前去贈給赵萱銀两；荷珠也很爱慕赵萱，便冒充金凤之名和赵萱发生爱情关系。刘志协不明眞相，責备金凤，金凤憤而投水，被赵老夫妇救去，認为义女。荷珠在失火后，寄身尼庵；后来知道赵萱中了状元，仍旧冒充小姐又去和他团聚。

赵旺和荷珠計議把員外接进府里度日，荷珠要赵旺轉告員外必須承認她就是女儿金凤。刘志协迫于飢餓只得答应，入府之后，不料赵老夫妇也带着金凤来寻赵萱。

荷珠和小姐金凤主仆見面，眞情毕露，經过赵旺从中周旋，金凤与荷珠全做了赵萱的妻子。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出本；由演員駱洪年与文学組景孤血共同整理，主要修改了两点：

一、在金凤出現之后，明确了赵萱与荷珠的关系；

同时，也改变了原来赵萱那些不近人情的地方，而使之性格化、风趣化。

二、全剧結尾，改动了刘志协收赵旺为义子的情节。主要是因为原剧只是为了一些庸俗地互討便宜，才拖上这样一个不必要的尾巴。

剧中人物

刘志协(生)	赵　旺(丑)	赵　寵(小生)
荷　珠(旦)	窗戶凳	鵪　鶉(彩旦)
金　凤(旦)	四人役	院　子

第　一　場

刘志协　(上，念)屋漏反遭連阴雨，行船又遇擋头风!

〔赵旺暗上。

刘志协　老汉刘志协。只因家中遭了一把天火，燒得是片瓦无存，我与家人赵旺就逃在这城隍庙內居住。咳，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飯，不免将赵旺喚来，与他商議商議。——啊，赵旺，赵旺，赵——旺!

赵　旺　在这儿哪，什么事呀?

刘志协　赵旺，老夫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飯哪。

赵　旺　誰吃啦?

刘志协　我有意命你去到长街之上，討些飯食，我也好充飢呀。

赵　旺　您先别忙，我先問問您：想当初我們家里把我

写給您的时候，講好了是当“家常子儿”①，您出門儿的时候，給您提拉提拉水烟袋，拿拿坐褥，沒講下給您要飯去呀。

刘志协　咳！有道是：“家貧出孝子，国乱显忠臣。”

赵　旺　您先等等儿。这个“家貧出孝子”还有其可說；“国乱显忠臣”，眞个的哪，哪儿有我这个长象儿的忠臣哪？

刘志协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赵　旺　就这一次？

刘志协　就这一次。

赵　旺　要飯吃您得給我找个家伙儿呀！

刘志协　待我找上一找。（回望）哎，赵旺！

赵　旺　嗯？

刘志协　这里有个破香炉，可以使得。

赵　旺　嘿！您还眞能“学啦”②，得啦，就是它啦。

刘志协　你可知道我要些什么哇？

赵　旺　这，我倒忘了跟您打听打听啦。您吃什么呀？

刘志协　啊，啊……来它一个四喜丸子。

赵　旺　啊？四喜丸子？

刘志协　紅燜肉。

---

① 在封建社会，把小孩子賣給別人，終身为奴，姓了主人家的姓的，就叫作“家常子儿”。

② “学啦”应該是“寻掠”的音訛。即往四下寻看掠取可用的东西。

赵　旺　紅燜肉？嗯！好好好。还有什么？

刘志协　干炸丸子、米粉肉。

赵　旺　干炸丸子、米粉肉。喝！您这胃口儿还眞不錯呀。还要什么？

刘志协　来它一个扣肉、白煮肉。

赵　旺　扣肉、白煮肉？啊，好好好！还要什么呀？

刘志协　清蒸甲魚、烤鴨子。

赵　旺　烤鴨子？眞齐全。还要什么呀？

刘志协　啊，够了！

赵　旺　别介，您再来俩吧？

刘志协　嘍，将就了。

赵　旺　行啦？我沒地儿要去！这个要飯，人家剩什么是什么，左右是湯湯水水儿的。这个，我沒地儿要去！

刘志协　咳，要来什么就是什么。

赵　旺　这不結了嗎！（欲走。）

刘志协　要来什么就是什么。——啊，赵旺！

赵　旺　干什么？

刘志协　要来无有哇？

赵　旺　我还沒出門儿哪。

刘志协　哎呀，我餓呀！（下。）

赵　旺　啊，我瞧你長得就“不善”①。——嘿！这倒不

① 因刘志协喊餓。“餓”、“恶”同音，“善”是“恶”字的反义詞，所以赵旺說他不“善”。

錯，家常子儿带管要飯。可我哪儿要过飯哪？哎，試試看！我要的是：（念“数板”）

　　浠溜溜的飯儿，滑溜溜的菜儿，

　　虎皮酱瓜儿，咸鴨蛋儿，

　　鹿尾巴根儿，下杂面儿，

　　老太太啃不动的燒餅盖儿，

　　小孩儿抖落的包子餡儿，

　　碧璽翡翠珍珠串儿，

　　花不了的票子給我儿打儿。

　　穿不了的皮袄給我儿件儿。

　　我这不是来要飯儿，

　　簡直是热病沒有出汗儿。

修好的老爷太太們哪！（唱西皮原板）

　　赵旺生来运不通，

　　手拿着草把儿去撞鈡。

　　人家撞鈡叮哨响，

　　赵旺撞鈡鈡不鳴。

修好的老爷太太呀！（下。）

第　二　場

〔四人役、院子、赵萱同上。

赵　萱　（唱西皮搖板）

　　跨馬游街精神爽，

今日得中状元郎。

下官赵萱，蒙圣恩点中头名状元，奉旨跨馬游街。

——左右！

众人役　有。

赵　萱　打道！(接唱)

人来与爷把道引——

〔赵旺上。

赵　旺　(喊)修好的老爷們哪！

赵　萱　(接唱)又見乞丐面前存。

哎呀且住！看这乞丐，好象家人赵旺。——来！

院　子　有。

赵　萱　喚这乞丐轉来！

院　子　乞丐轉来！

赵　旺　呦，您是赵姑老爷，我这儿給您磕头啦。

赵　萱　起来！

赵　旺　哎。

赵　萱　你为何落得这等模样？

赵　旺　您别問啦，“閑儿啦”①，要了飯啦。

赵　萱　不必多言，随在馬后！(唱摇板)

叫声赵旺忙随定——

見了夫人說分明。

〔赵萱、四人役、院子、赵旺同下。

① 北京諺語，“賦閑”的簡称。

第 三 場

〔荷珠上。

荷　珠　（念）一家失散实可怜，假冒金凤乐安然。（念詩）

头戴凤冠压鬢，身穿霞帔随身；

我本丫环使女，倒做一品夫人。

我荷……（两望）荷珠。只因当初随同我家小姐花园贈金，被員外看見，将我家小姐羞辱一場。是她投奔在外，不知生死存亡。又将我赶出門来，是我无处投奔，就在尼姑庵内存身。聞听人言：赵姑老爷得中头名状元，跨馬游街。是我拦住他的馬头，假冒金凤小姐。他一时錯認，把我带进府来，戴上了凤冠，穿上了霞帔，作了一品夫人。思想起来，好不快乐人也！（唱南梆子）

一家失散多可怜，

假冒金凤我占先。

凤冠霞帔我穿戴，

享荣华受富貴好不安然！

赵　萱　（内）赵旺，随我来！

赵　旺　（内）是。

〔赵萱、赵旺同上。

赵　萱　（唱西皮摇板）

叫声赵旺門前站，
見了夫人說根源。

荷　珠　老爷。

赵　萱　恭喜夫人，賀喜夫人。

荷　珠　我喜从何来呀？

赵　萱　家人赵旺来了。

荷　珠　可容我主仆一見？

赵　萱　容你主仆一見。

荷　珠　老爷請至后面。

赵　萱　夫人請便。（下。）

荷　珠　（自語）哎呀慢着！听赵姑老爷說，赵旺来啦，他怎么来的哪？不定是他不是他哪，我呀，瞧瞧去。

赵　旺　（同时自語）这个碴儿不对呀！我們小姐逃奔在外，不知生死存亡，怎么会跑这儿作夫人来啦？我看看去！

〔二人对看。

荷　珠　（自語）呦！可不是他嗎！我的事儿他都知道，这可怎么好哇！对，我先把他唬住啦，别叫他唬住了我。

赵　旺　（同时自語）呦，我当真是我們小姐哪，敢情是荷珠丫头跑到这儿冒名頂替。她呀，哼！我不怕她；我呀，往里头溜达溜达。——嗯噴！

荷　珠　啊……

赵　旺　啊……

荷　珠　啊……

赵　旺　啊……

荷　珠　哪儿来的这么一个……

赵　旺　什么？

荷　珠　野小子！

赵　旺　我怎么改了野小子啦。

荷　珠　在夫人面前这么摆来摆去的！

赵　旺　那么怎么着哪？

荷　珠　来——呀！

赵　旺　叫誰哪？

荷　珠　来个人儿！

赵　旺　带着跟班儿的哪？

荷　珠　拿張草紙把这小子給我捏出去！

赵　旺　㘗喝！这么大个子你捏得出去嗎？哼！你当我不認識你哪？哈哈，你是荷……

荷　珠　呸！大河、小河、运粮河、护城河，合得着，合；合不着，不合。我又得儿荷啦又！

赵　旺　有呀！我这一个“荷”沒說完，你把我带到河套里头来啦。你是珠……

荷　珠　呸！公猪、母猪，珍珠、宝珠、夜明珠。我又珠啦我又……

赵　旺　有呀，这么功夫儿又搬到珠宝市儿去啦！倆字儿落一块儿，你是荷——珠！

荷　珠　喔唷！喔唷！喔唷……

赵　旺　别嚷啦，再嚷咱們这儿沒人啦！哎，我說，你不是荷珠妹妹嗎？

荷　珠　呦！

赵　旺　啊？

荷　珠　你不是赵旺哥哥嗎？

赵　旺　你还認識我呀！

荷　珠　哥哥！

赵　旺　嗯！

荷　珠　你这会儿可抖起来啦？

赵　旺　我呀！我还抖起来啦哪！亦我告訴你說吧，自从你們走后，家中着了一把天火，燒得是片瓦无存。我跟員外爷在城隍庙內安身，沒落子，叫我出来要飯来啦。走在半道儿上碰見赵姑老爷跨馬游街，把我带进府来，穿上这个，戴上这个，“刀尺①”我这么个“自自黑儿”②似的。

荷　珠　噢！敢情是这么回事儿呀。

赵　旺　哎，妹妹，真个的，你头上戴着那个，身上穿着那个，你作了哪庙的“眼光娘娘”③啦？

---

① 修飾之意。

② 鳥名，通体皆黑。因赵旺此时头戴“青罗帽”，身穿“海青”，故以此鳥自喻。

③ 旧日庙中有一种“娘娘象”，据說：专治眼病，故称“眼光娘娘”。她的塑象，就是戴凤冠、穿霞帔的。此处乃赵旺嘲笑荷珠的意思。

荷　珠　別胡說八道啦！什么“眼光娘娘”啊？

赵　旺　怎么回事呀？

荷　珠　只因当初花园贈金，被員外看見，将我赶出門来……

赵　旺　是呀！

荷　珠　是我无处投奔，就在尼姑庵內存身……

赵　旺　有呀！沒我这城隍庙也招不出你这尼姑庵来。

荷　珠　闻听人言：赵姑老爷得中头名状元……

赵　旺　是呀。

荷　珠　跨馬游街……

赵　旺　嗯。

荷　珠　是我向前拦住他的馬头……

赵　旺　嗯，嗯！

荷　珠　假冒金凤小姐……

赵　旺　噢！

荷　珠　他一时錯認，把我带进状元府，誆了他的凤冠霞帔，作了一品夫人。哥哥！

赵　旺　嗯？

荷　珠　你乐不乐啊？

赵　旺　你作夫人我乐什么呀！

荷　珠　呦，咱們俩人不是伙計嗎？

赵　旺　咱們俩人伙計不着！你还别美，你听我告訴你說：你这个夫人哪，在我手心儿里攥着哪，我要是

叫你"孵人"① 你就"孵人"，我要是不叫你"孵人"哪，哼哼！你連个鸡蛋也孵不出来。

荷 珠 我不信。

赵 旺 你不信？待会儿，我把赵姑老爷叫出来，我說你不是我們金凤小姐，是荷珠丫头在这儿冒名頂替；那会儿，嘍嘍，你好有一比！

荷 珠 比什么呀？

赵 旺 小孩儿拉屎……

荷 珠 怎么講啊！

赵 旺 您得挪挪窩儿。

荷 珠 呦，得啦，哥哥，你得給我兜着点儿呀！

赵 旺 兜着点儿？嗯，兜着点儿也成，你得让我乐合乐合！

荷 珠 呸！

赵 旺 啊？

荷 珠 "大合抱儿"② 的一品夫人，我叫你乐合乐合？我叫你怎么乐合？哪么乐合？我又啥儿叫你乐合啦！

赵 旺 嗨！它是你叫我一声，我听着一痛快，不就乐了嗎？

荷 珠 噢，叫你一声啊？

赵 旺 啊！

---

① "孵"，是"大"的諧音。

② "大合抱儿"，北京諺語：現成、很有地位之意。

荷　珠　那容易！

赵　旺　嗯！

荷　珠　你听着！

赵　旺　哎！

荷　珠　旺——儿！

赵　旺　旺儿？叫大了費布，再說你赶上啦嗎①？你叫这个我还乐呀？

荷　珠　呦！我叫你什么呀？

赵　旺　你呀，你得叫我赵旺哥哥。

荷　珠　赵旺哥哥！

赵　旺　哎！

荷　珠　你乐！（以手撓赵旺胁窩。）

赵　旺　呦呦！

荷　珠　你乐！（再撓赵旺胁窩。）

赵　旺　呦呦！

荷　珠　你乐！（又撓赵旺胁窩。）

赵　旺　呦呦！那我还乐得出来呀？你这么叫不行，你得把那声音柔和着点儿，还得带着身段。

荷　珠　我不会。

赵　旺　这都不会？

荷　珠　不会。

---

① 在清末咸丰、同治年間，有一位老艺人，小名就叫旺儿。此系过去艺人"当場抓哏"留下的台詞。

赵　旺　不要紧，我教給你。

荷　珠　好，你教給我。

赵　旺　你瞧着啊，我这会儿呀，就只当是你——出得門儿来，这么一摆……(作旦角身段。)

荷　珠　噢，这么一摆。

赵　旺　再那么二摆……(作旦角身段。)

荷　珠　噢，那么二摆。

赵　旺　再这么一搭。(作旦角身段)

荷　珠　干嗎还要搭哇？

赵　旺　那它这就是“二百五”① 嘛！这么一掐腰儿……(作旦角身段。)

荷　珠　噢！这么一掐腰儿。

赵　旺　这就来啦。——呦！

荷　珠　呦！

赵　旺　我当是“肥”② 哪？

荷　珠　干嗎“肥”呀？

赵　旺　那是呀！瘦的塞牙嘛。原来是我那亲亲儿的……

荷　珠　啊，亲亲儿的。

赵　旺　“热热儿的”③！

荷　珠　呦，怎么这个味儿呀！

---

① 普通嘲笑作事热心而不結合实际的，即为“二百五”。

② “肥”是“誰”的轉音。

③ 此句用咧口，音若(上声)，念“若若儿爹”。

赵　旺　我爱听这个味儿。我那赵旺哥哥“軋”①！

荷　珠　干嗎“軋”呀？

赵　旺　不軋怎么吃“合漏”②呀？

荷　珠　就这个呀？

赵　旺　啊！

荷　珠　我会啦。

赵　旺　瞧你的。

荷　珠　出得門儿来……

赵　旺　出得門儿来……

荷　珠　这么一摆……（作身段。）

赵　旺　一摆。

荷　珠　这么二摆……（作身段。）

赵　旺　不错，二摆。

荷　珠　这么一扠腰儿……（作身段。）

赵　旺　錯了不是！这还差一捂哪！

荷　珠　总得有这下儿？

赵　旺　啊，沒这下儿不够“二百五”哇！

荷　珠　这么一捂……

赵　旺　哎！

荷　珠　再这么一扠腰儿……（作身段。）

赵　旺　对啦。

---

① 呀的轉音。

② 用蕎麦粉軋制的一种面条。

荷　珠　呦！

赵　旺　呦！

荷　珠　我当是誰哪？

赵　旺　錯了不是！沒告訴你嗎：我当是“肥”哪！

荷　珠　总得說“肥”？

赵　旺　那是呀！沒告訴你瘦的塞牙嗎？

荷　珠　呦！

赵　旺　呦！

荷　珠　我当是“肥”哪！

赵　旺　“肥”呀？

荷　珠　原来是我的亲亲儿的……

赵　旺　亲亲儿的。

荷　珠　热热儿的……（此处“热”念原音）

赵　旺　唔，錯啦，“热热儿的”！

荷　珠　怎么这个味儿呀？

赵　旺　我爱听这个味儿嘛！

荷　珠　“热热儿的”！

赵　旺　哎！

荷　珠　我那赵旺哥哥“軋”！

赵　旺　哎哟，我的妹……

〔赵萱上。

赵　旺　（自語）多討厌！单这时候他出来啦。（出門。）

荷　珠　老爷！

赵　萱　夫人可曾見过赵旺？

荷　珠　沒見着。

赵　旺　有呀，要了半天骨头，她还沒瞧見我哪！

赵　萱　赵旺！（出門。）

赵　旺　有。

赵　萱　你为何不进去呀？

赵　旺　沒有老爷的話，不敢擅入內宅。

赵　萱　倒也規矩。随我进来！（同进入）見过夫人！

赵　旺　是。夫人在上，赵旺見礼。

荷　珠　不消！

赵　旺　省得我"毛腰"①

赵　萱　嗯！胆大赵旺，見了夫人竟敢这样大模大样！

荷　珠　老爷有所不知，他是我們家員外爷从小儿买的家常子儿，今儿个也慣，明儿个也慣，可就把他給慣起来啦。

赵　旺　对嘍！再"灌"我就成了"鹿尾儿"②啦。

赵　萱　赵旺！

赵　旺　有。

赵　萱　員外今在何处？

赵　旺　現在城……

荷　珠　（急接言）程家官店。

---

① 即弯腰。京語有时称弯腰为"毛腰"。

② 北京食品之一种，乃以猪腸皮內灌肉末而煎之，形如鹿尾。此处系以"慣""灌"二字諧音抓哏。

〔院子暗上。

赵　萱　来！

院　子　有。

赵　萱　取衣帽过来！

院　子　是。（取衣帽。）

赵　萱　赵旺！

赵　旺　有。

赵　萱　这有衣帽，請員外过府同享荣华。

赵　旺　遵命。（接衣帽。）

荷　珠　老爷請至后面。

〔赵萱下。

赵　旺　嘿，眞有你的，哈哈哈哈……

荷　珠　怎么？

赵　旺　我一个城隍庙的城字还沒說完哪，你就給搬到程家官店去啦。

荷　珠　我問問你：是庙好听啊，还是店好听啊？

赵　旺　店好听誰給店錢哪？

荷　珠　你快快接員外去罢！

赵　旺　你等等儿，等等儿！干脆說：你这夫人又“孵”不成啦。

荷　珠　怎么又“孵”不成啦？

赵　旺　我干什么去呀？

荷　珠　去接員外呀！

赵　旺　还是的！咱們員外爷这个脾气你是知道的，

干、艮、倔、犟，进門儿一瞧，你不是他的金凤女儿，是荷珠丫头在这儿冒名頂替。那会儿呀，您又好有一比……

荷　珠　比什么呀？

赵　旺　街坊家的鸡。

荷　珠　怎么講啊？

赵　旺　抻出！

荷　珠　呦！这可怎么好哇！

赵　旺　快点儿想主意。

荷　珠　你見着員外爷，你問問他：是愿意挨餓哪，还是愿意吃飽飯哪？

赵　旺　吃飽飯怎么說？挨餓怎么講？

荷　珠　要是愿意挨餓呀，那就甭說啦。

赵　旺　吃飽飯哪？

荷　珠　要是愿意吃飽飯，进得状元府，别管我叫荷珠丫头。

赵　旺　叫什么呀？

荷　珠　叫我一声金凤女儿，他可就吃了飽飯啦。

赵　旺　嗯嗯，好好好！

荷　珠　你在外头訪……

赵　旺　我在外头訪。

荷　珠　我在里头訪……

赵　旺　你在里头訪。

荷　珠　訪出金凤小姐，她还是她，我还是我。你看好

不好哇？

赵　旺　嗯，这个主意不錯。这么好的事情，誰給你办哪？

荷　珠　哥哥，你給我办哪！

赵　旺　我要是办好啦哪？

荷　珠　我照应你呀。

赵　旺　你怎么照应我？

荷　珠　我是左、右、照、应、你！（下。）

赵　旺　你呀，别这么胡照应我啦！——哎呦！淨顧跟她要骨头啦，我們員外爷肚子里还沒食儿哪，我回去看看去吧！（下。）

第　四　場

刘志协　（上，念）赵旺討飯未回轉，

餓得老汉我两眼藍！

赵旺这个奴才，去往长街討飯去了。这般时候，还不見回来……

赵　旺　（上）叨唠上啦！

刘志协　等这个奴才回来，我定要打这个奴才！

赵　旺　嘍！

刘志协　哎，駡这个奴才！

赵　旺　你瞧嘿！

刘志协　方消我的心头之恨！

赵　旺　难得，还有好人走道儿呀！

刘志协　哼哼！

赵　旺　（做喝道声）喔！（以袖掩面，进入）大老爷查庙来咧！喔！大老爷查庙来喽！

刘志协　（慌忙跪倒）与大老爷叩头！

赵　旺　（念韵白）这一老头儿。

刘志协　有！

赵　旺　你叫什么名子？

刘志协　小人名叫刘志协。

赵　旺　嘟！

刘志协　是。

赵　旺　你一个人怎么穿六只鞋①？

刘志协　刘志协！

赵　旺　噢，刘志协？

刘志协　正是。

赵　旺　你們是几个人？

刘志协　主仆二人。

赵　旺　那一个是誰？

刘志协　家人赵旺。

赵　旺　他老人家往哪里去了？

刘志协　去往长街討飯去了。

赵　旺　嘟！

---

① 刘志协的諧音。

刘志协　是！

赵　旺　老奸巨猾，你不去要飯，叫他老人家舍皮頫臉，前去要飯，养活你不成？

刘志协　哦，是是是！

赵　旺　記打！

刘志协　哦，是！

赵　旺　記責！

刘志协　哦，是！

赵　旺　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誰？

〔刘志协抬头看。

赵　旺　（放下衣袖，頑皮地）悶儿！

刘志协　哈哈！

赵　旺　哈哈！

刘志协　你不是赵旺嗎？

赵　旺　（恢复京白）是我呀！

刘志协　你怎么耍起老夫来了？

赵　旺　耍你？又不是"托吼"！①哎咳咳咳咳！

刘志协　（打量赵旺）赵旺！

赵　旺　啊！

刘志协　你哪里来得一身荣耀哇？

赵　旺　干嗎荣耀哇？您就說我哪儿来得这身衣裳不得了嗎！

---

① 木偶戏。

刘志协　哪里来的呀？

赵　旺　您听我跟您說。

刘志协　哎！

赵　旺　您不是让我要飯去嗎？

刘志协　是呀！

赵　旺　我在大街上溜灣儿，一瞧哇，淨是卖估衣的。

刘志协　噢！

赵　旺　这么一会儿，刮了一陣大风，把掌柜的眼睛給迷啦，一沒留神，我掠了一件就穿上啦。員外爷，我还給您掠了一件儿哪！嘿嘿！

刘志协　如此說来你是做了"賊"①了？

赵　旺　干嗎这么咬音咂字儿的，"賊"啦我又。

刘志协　有道是"穷有穷志气"。

赵　旺　好志气！

刘志协　"富有富根本"。

赵　旺　好根本！

刘志协　你作了"賊"了。

赵　旺　又来啦不是？

刘志协　我是不能要你了。

赵　旺　那么，怎么着？

刘志协　你与我走了出去！

赵　旺　嗄！

---

① 音"則"。

刘志协　你作了"贼"了！

赵　旺　你瞧，哪儿那么大的气儿呀？您这是……

刘志协　我是不能要你了！

赵　旺　您您您，哎，員外員外，您别生气，我要一說出来，您还得乐哪！

刘志协　你作了"贼"了，我就不能乐了。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乐！

刘志协　我不能乐！

赵　旺　您让我要飯去，我在大街上碰見赵姑老爷啦。得中头名状元，跨馬游街，把我带进府来，換身儿衣裳，还給您拿了一套儿衣裳，接您入府，同享荣华富貴。——哎，可乐不可乐？

刘志协　啊！我那赵姑老爷，得中头名状元？

赵　旺　头名状元。

刘志协　跨馬游街？

赵　旺　跨馬游街。

刘志协　乃是一桩喜事呀？

赵　旺　当然是喜事呀。

刘志协　哈哈哈……

赵　旺　哎乐！

刘志协　哈哈哈……

赵　旺　哎，乐，乐，哎乐！

刘志协　哈哈哈……

赵　旺　哎，乐乐乐！

刘志协　哎呀……

赵　旺　哎乐！

刘志协　哎呀，乐够了哇。

赵　旺　乐够啦？

刘志协　嗯。

赵　旺　乐够了您又該哭啦！

刘志协　嘜！大喜之日，我是不能哭哇！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哭！

刘志协　嘜！不能哭哇！

赵　旺　您到了状元府，赵姑老爷要跟您要那个金凤女儿，你哪儿給找去呀？

刘志协　哎呀是呀！

赵　旺　哎是呀！

刘志协　我那金凤女儿逃奔在外！

赵　旺　是呀！

刘志协　我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呀？

赵　旺　就是呀！

刘志协　咳！金凤女儿呀！啊……

赵　旺　哎，哭！

刘志协　金凤女儿呀！啊……

赵　旺　哎，哭！

刘志协　哎，金凤女儿呀……啊……

赵　旺　哭！哎哭哇哭！

刘志协　哎呀！

赵　旺　啊？

刘志协　我哭够了哇！

赵　旺　哭够啦？

刘志协　哎！

赵　旺　哭够啦？哎，哭够啦您又該乐啦！

刘志协　我呀！乐不出来了哇！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乐！

刘志协　不能乐！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乐。——我家金凤小姐有啦。

刘志协　現在哪里？

赵　旺　現在狀元府。

刘志协　哦？

赵　旺　头戴凤冠，身穿霞帔，作了一品夫人。——可乐不可乐？

刘志协　哦？我那金凤女儿，現在狀元府？

赵　旺　狀元府。

刘志协　头戴凤冠？

赵　旺　头戴凤冠。

刘志协　身穿霞帔？

赵　旺　身穿霞帔。

刘志协　作了一品夫人？

赵　旺　作了一品夫人。

刘志协　又是一桩喜事呀！

赵　旺　喜事呀！

刘志协　哈哈哈……

赵　旺　哎乐，乐，乐，乐呀！

刘志协　哈哈哈……

赵　旺　哎乐，乐……

刘志协　哈哈哈……

赵　旺　哎，兜着底儿的乐呀！哎乐，乐，乐呀！

刘志协　哎呀，我乐够了哇！

赵　旺　乐够啦，您又該生气啦。

刘志协　嘍！我不能生气呀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生气

刘志协　我不能生气呀！

赵　旺　您寻思当眞是我們金凤小姐哪？

刘志协　是哪一个呀？

赵　旺　荷珠丫头在那儿冒名頂替。——可气不可气？

刘志协　哈哈！

赵　旺　哈哈！

刘志协　胆大荷珠丫头，竟敢在那里冒名頂替！

赵　旺　你听听！

刘志协　赵旺！

赵　旺　有。

刘志协　带路状元府！

赵　旺　干什么呀？

刘志协　将荷珠丫头，与我轟了出去！

赵　旺　轟！

刘志协　赶了出去！

赵　旺　嘍！

刘志协　眞眞的气死我了。（吹胡子。）

赵　旺　喝！生气！嘍！生气生气！生气！嘿嘿，行啦行啦，水都让您給鬧混啦。这个，干脆，你是乐意吃飽飯哪，还是乐意挨餓呀？

刘志协　这两句話怎么講啊？

赵　旺　您要挨餓就甭提啦；您要是愿意吃飽飯，进得状元府，管荷珠丫头不叫荷珠丫头……

刘志协　叫什么？

赵　旺　叫一声金凤女儿就吃了飽飯啦。

刘志协　嗳！我乃一主，她乃一仆，万万的使不得！

赵　旺　啊得了，您别講究那个啦，先吃飽飯吧！

刘志协　啊，我愿意挨餓呀！

赵　旺　您愿意挨餓？

刘志协　愿意挨餓呀！

赵　旺　我也瞧出来啦，您是餓出茧[1]子来啦，行啦！您哪，这儿挨餓吧；我餓不起啦，我找地方吃飽飯去啦。（手拍带来的新衣）拿走啦啊，我吃飽飯去啦。

刘志协　（小声自語）餓得眞难受哇！商議商議！（大声）喂！

赵　旺　喂！

刘志协　赵旺！

---

① 茧音蔣。皮肤久經摩擦，生成的厚皮叫"茧子"。

赵　旺　啊？

刘志协　回来！

赵　旺　你干嗎这么"磨叨"①啊？

刘志协　商議商議！

赵　旺　还商議什么呀？干脆，您說干脆的，怎么吼？

刘志协　啊？

赵　旺　啊？

刘志协　看在吃飽飯的份上，我就叫她一声！

赵　旺　叫她一声？先穿上，来来来，先穿上！（为刘志协穿衣）穿上还沒走样儿！

刘志协　嗯——噴！

赵　旺　成啦，别嗽啦，留神炉条②吧！

刘志协　赵旺！

赵　旺　有！

刘志协　带路状元府！

赵　旺　这就去呀？干什么呀？那那那不成，到那儿会全砸啦，咱們演习演习！

刘志协　还要演习演习？

赵　旺　多新鮮呀！您待会儿說砸啦，那怎么办哪？城隍庙不当城隍庙……

刘志协　当作什么？

赵　旺　只当状元府。您打外头进来，我打里头迎出

---

① 麻煩之意，"磨豆"的訛音。

② 普通以鉄条通火爐，称"撇"，此处的嗽是諧音。

来，我听您跟我說什么。

刘志协　好，演习演习！

赵　旺　演习演习！

刘志协　演习演习，这又算得了什么！

赵　旺　（学女声）喂！那旁来得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协　喂！那旁来的敢是赵旺么？

赵　旺　您瞧，幸亏演习演习！

刘志协　怎么？

赵　旺　它我是赵旺，我不是还假扮荷珠哪嗎？

刘志协　噢！假扮荷珠！

赵　旺　啊！你瞧你瞧！（再学）喂，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协　那旁来的敢是赵旺假扮荷珠么？

赵　旺　什么呀！我假扮荷珠，荷珠还假扮您那金凤女儿哪！

刘志协　忒以的罗索了！

赵　旺　沒那么容易吃的飽飯！您来吧！

刘志协　忒以的罗索了！

赵　旺　喂！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协　那旁来的敢是赵旺假扮荷珠，荷珠丫头假扮我那金凤女儿？——这就对了？

赵　旺　对不了啦，卖砂鍋的儿子，你全論套儿[1]哇？

---

[1] 过去北京所卖沙鍋，都是大小自成一套。

你餓不餓呀？

刘志协　餓的实在难受哇。

赵　旺　餓呀？你瞅見我，就如同瞅見吃飯家伙啦。

刘志协　吃飯的家伙？

赵　旺　来来来！喂！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协　那旁来的敢是飯桶？

赵　旺　好說菜鍋！你怎么这么笨哪！干脆，咱們干拦着金、凤、女、儿！

刘志协　金凤女儿！

赵　旺　就这一下子，不成就吹啦。来来来！喂，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协　那旁来的敢是……

赵　旺
刘志协　（同时）金、凤、女、儿！

赵　旺　（学吹"哭相思"的音乐）噔的楞登噔的噔，的噔楞登噔的楞！

刘志协　赵旺，这个作什么呀？

赵　旺　嗯！噢噢，一吹这个就摆飯啦。

刘志协　噢，一吹这个就要吃飯了？

赵　旺　对对对，您可記住了啊！走走走！

刘志协　带路！

〔二人隨說隨行。

赵　旺　吱，員外爷！

刘志协　吱！

赵　旺　这要是到了状元府，那赵姑老爷要問您吃飯了没有，您說什么呀？

刘志协　哎呀，三餐未曾用飯哪！

赵　旺　那多泄气呀！

刘志协　怎么？

赵　旺　您得逞着点儿！

刘志协　我說什么？

赵　旺　啊，您說："賢婿，我偏过了！"

刘志协　噢，偏过了。

赵　旺　您可記住了哇？

刘志协　記住了。

赵　旺　"金凤女儿"。

刘志协　噢噢噢！

赵　旺　"啊，偏过了"！

刘志协　偏过了。

赵　旺　您这儿等着，您这儿等着。

刘志协　噢噢噢！

赵　旺　有請赵姑老爷！

〔院子暗上。

赵　旺　員外請到！

院　子　有請老爷。

赵　萱　（上）何事？

院　子　員外請到。

赵　萱　說我出迎。

院　子　老爷出迎。

赵　萱　啊，岳父！

刘志协　啊，賢婿，老夫我偏过了！

赵　旺　哎，誰問你啦？

赵　萱　赵旺！

赵　旺　有。

赵　萱　請夫人見过員外！

赵　旺　是！請夫人咧！

〔荷珠跑上。

赵　旺　得啦得啦！好，我不拦着你掉下去啦。你这会儿别这么"鸡骨头、猫儿肉"①的啦，它你是一品夫人啦，得端着点儿啦。

荷　珠　噢，我得端着点儿？

赵　旺　是呀，夫人嘛，你"鸡骨头猫儿肉"的多寒蠢哪！

荷　珠　什么事儿呀？

赵　旺　員外請来啦。

荷　珠　員外来啦？

赵　旺　来啦。

荷　珠　我瞧瞧去。

赵　旺　你瞧瞧去。

荷　珠　呦，可不是他嗎？

---

① 北京諺語，形容人的体态不端庄。

赵　旺　那还有错儿！

荷　珠　我得去見見哪？

赵　旺　你总得見見去呀。

荷　珠　对，我去見見他去。哥哥！

赵　旺　啊。

荷　珠　我見着員外，管他叫什么呀？

赵　旺　你管他叫——

荷　珠　你怎么不說呀？

赵　旺　哈哈，你呀，你要占我的便宜。

荷　珠　我不占你的便宜。

赵　旺　你要占我的便宜哪？

荷　珠　对不起你。

赵　旺　你管他叫爹。

荷　珠　我沒答应吧？

赵　旺　沒有哇！

荷　珠　对得起你吧？

赵　旺　对得起我。

荷　珠　我把它給嚥啦。

赵　旺　你怎么嚥“爹”呀？

荷　珠　哎！

赵　旺　有呀，又找补了一个。

荷　珠　（进入）喂呀爹爹呀！

〔“哭相思”牌子，荷珠下。

刘志协　赵旺！

赵　旺　啊！

刘志协　怎么样了？

赵　旺　这就摆飯。

窗戶凳
鶺　鶉　（內声）嗯——咧！

〔窗戶凳①，鶺鶉②同上。

窗戶凳　牛耕田来馬吃谷。

鶺　鶉　人家养儿我享福。

窗戶凳　啊，鶺鶉！

鶺　鶉　好說烟袋！

窗戶凳　呃！你怎么管我叫烟袋呀？

鶺　鶉　你怎么管我叫鶺鶉哪？

窗戶凳　我称呼你是安人！

鶺　鶉　噢，員外！

窗戶凳　你我的儿子，得了头名状元，你我前去道道喜儿，賀賀喜儿！

鶺　鶉　好，走着。

窗戶凳　哦，别走！

鶺　鶉　怎么？

窗戶凳　到了。

---

① 此角的姓名不著，按照过去的扮象，是勾水白臉，上划藍色的横竖格，很象窗戶凳。故一般相沿，就把叫他作"窗戶凳"。

② 一方面是"安人"的諧音，一方面是指这个角色的鬌子秃秃地象个鶺鶉尾巴。

鶺　鴒　别倒，留着喂你吧！

窗戶凳　好，你把它吃了吧。

赵　萱　参見爹娘！

窗戶凳　儿呀，少年登科，可喜可賀。

赵　萱　爹娘教育。

窗戶凳　哈哈哈！啊，上面坐的白胡子老头儿，他是何人？

赵　萱　乃是孩儿的岳父。

窗戶凳　噢，亲（念庆）家。

鶺　鴒　得見个礼儿呀？

窗戶凳　見个礼儿。——亲家，我有礼了！

〔窗戶凳以手中大棍击刘志协，刘志协躲开。

赵　旺　老爷子，您这是干什么呀？

窗戶凳　見个礼儿。

赵　旺　您别这么見礼呀，我們这肚子里沒食儿。

窗戶凳　噢！哈哈哈。

內　喊　小姐到！

院　子　小姐到！

赵　萱　有請！

〔"吹打"，金凤上。

金　凤　（抱着刘志协痛哭）喂呀爹爹呀……

刘志协　儿呀！

〔"哭相思"牌子。

窗戶凳　儿呀，你为何又抱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儿痛哭哇？——他是何人？

金　凤　此乃是孩儿生身之父。

窗戶凳　噢，越发的是亲家了。

鶺　鸰　可不越发的是亲家啦嗎？

窗戶凳　我再来它一家伙。（再以大棍猛击。）

〔刘志协急忙用杖架住。

赵　旺　您怎么又来啦？

窗戶凳　再見个禮儿。

赵　旺　哎，我告訴您說：我們这儿对數活着哪。

窗戶凳　嘔，（笑）哈哈哈哈。

〔赵萱用口哨过鶺鸰、窗戶凳。

窗戶凳　何事啊？

赵　萱　啊，爹爹，她（指金凤）是何人？

鶺　鸰　乃是媽媽新收的干女儿。

窗戶凳　是啊！

赵　萱　（自語）她怎么又是我岳父的女儿？这是什么緣故哇？——赵旺！

赵　旺　有！

赵　萱　請夫人見过小姐！

赵　旺　干啦①　这下儿上双啦。——請夫人咧！請夫人咧！

〔荷珠慢慢地上。

赵　旺　請夫……哎，快着！快着点儿吧！

---

① 北京語，"糟了"之意。

荷　珠　我得端着点儿呀！

赵　旺　"端"着点儿，你也不怕洒了湯？①

荷　珠　我們这儿盖着盖儿哪。

赵　旺　你又盖着盖儿啦又！

荷　珠　什么事儿呀？

赵　旺　請夫人見过小姐。

荷　珠　赵旺！

赵　旺　嗯。

荷　珠　你撑糊涂啦？

赵　旺　我呀，什么也沒吃哪。

荷　珠　小姐是我，夫人也是我，哪儿又来这么一个小姐呀？

赵　旺　現在又来了一个嗎！

荷　珠　八成儿她是假的！

赵　旺　对嘍！指不定誰是假的哪？

荷　珠　我得瞧瞧去。

赵　旺　你瞧瞧去。

荷　珠　我瞧瞧她是誰！

赵　旺　哎！瞧瞧！

金　凤　（哭）喂呀……

〔荷珠見是小姐金鳳，立时跪下。

赵　旺　哎，夫人跪了小姐咧！

① 意謂"端盘、端碗"。

金　凤　（唱西皮摇板）

荷珠做事真可恨，

假冒我名作夫人。

小婢子！你作此事，将我置于何地？——赵旺！

赵　旺　有。

金　凤　叫她摘了凤冠！

赵　旺　是。——嘿！摘呀！摘呀！摘呀！

荷　珠　叫誰摘呀？

赵　旺　叫你摘！

荷　珠　不摘，我还留着"看青儿"哪。

赵　旺　什么，我让你摘老倭瓜哪？——让你摘凤冠！

荷　珠　叫誰摘呀？

赵　旺　叫你摘呀！

荷　珠　我不摘。

赵　旺　你要是摘哪？

荷　珠　我对不起你！

赵　旺　小姐，她不摘！

金　凤　还不摘了下来！

荷　珠　我这儿不是摘哪嗎？

赵　旺　摘啦叉！你有命戴这个？这里头有臭虫，不怕咬了你的脑瓜皮！

金　凤　赵旺！

赵　旺　有。

金　凤　叫她脱了霞帔！

赵　旺　是。——嘿，脱呀！

荷　珠　叫誰脱呀？

赵　旺　我叫你脱霞帔！

荷　珠　你去告訴她說……

赵　旺　啊！

荷　珠　凤冠归她。

赵　旺　啊！

荷　珠　霞帔归我。我們俩人哪——分儿啦。

赵　旺　你們俩人分儿啦，别人愿意不愿意呀？——你脱不脱？

荷　珠　不脱！

赵　旺　你要是脱哪？

荷　珠　对不起你！

赵　旺　小姐，她不脱！

金　凤　还不脱了下来！

荷　珠　我这儿不是解带儿哪嗎？

赵　旺　又解带儿啦又！再者說啦，摘了凤冠不脱霞帔，你充的那門子套紅的鼻烟壶儿①呀？

窗戶鶯　赵旺！

赵　旺　哎！

---

① 此时的荷珠，摘了凤冠却穿着紅蟒，形成下大上小、下丰上銳的形象，故以"套紅鼻烟壶"作为比方。"套紅"是指鼻烟壶上色釉的一种术語。

窗戶凳　哪儿有鼻烟儿呀？老爷子我弄鼻子撸①烟儿！

赵　旺　老爷子，这里头不装烟。

窗戶凳　装什么？

赵　旺　装醋。

窗戶凳　噢，装醋呀！

鶺　鶉　赵旺啊。

赵　旺　啊！

鶺　鶉　在媽媽跟前别說醋儿啦，酱儿啦的！

赵　旺　是，是，这里不装醋。

鶺　鶉　装什么呀？

赵　旺　装飯。

刘志协　赵旺，哪里有飯哪？

赵　旺　这就擺，这就擺！难得，一句沒糟踏！摘了凤冠，脫去霞帔，梅香出現。

赵　萱　赵旺！

赵　旺　有！

赵　萱　夫人为何跪了小姐，还将凤冠霞帔去掉？

赵　旺　您問这个事情呀！您不知道，当初花园贈金，我們小姐乃是千金之体，哪儿能够出头露面哪？打发荷珠丫头去的。那会儿你好有一比。

赵　萱　比作何来？

① 撸，即白占便宜之意。

赵　旺　“月黑天燒紙”。

赵　萱　此話怎講？

赵　旺　錯上了坟啦。——不，不，錯認了人啦。

金　凤　（哭）喂呀！

赵　萱　原来如此！

赵　旺　事情算是揭了盖儿啦，該說什么說什么，您可别这么楞着啦！

赵　萱　（沉思）赵旺！

赵　旺　啊！

〔赵萱对赵旺耳語。

赵　旺　哎，哎，眞有您的。

赵　萱　（大声地）赵旺，将她与我赶了出去！

赵　旺　是，是，是。这假戏还得眞唱。——我說嘿嘿嘿，出去！出去！出去！

荷　珠　叫誰出去呀？

赵　旺　叫你出去呀！

荷　珠　誰叫我出去呀？

赵　旺　我叫你出去。

荷　珠　我就是不能出去。

赵　旺　别介别介，你不出去，許我們这当小差事儿的多为难哪？那不你出去繞个灣儿再回来哪。

荷　珠　我不出去。

赵　旺　你，你不出去，你不出去可得在这儿跪着！

荷　珠　老太太喝豆汁儿——我好稀。①

赵　旺　你"好稀"？你"好稀"跪着，我"好稀"站着。咱俩就耗着吧。

荷　珠　呦！他那儿站着，我这儿跪着。我哪儿耗得过他呀？——哥哥！

赵　旺　啊。

荷　珠　你过来！

赵　旺　过去，你糊了棚了嗎。②

荷　珠　过来！

赵　旺　过去干什么？

荷　珠　你蹲下！

赵　旺　我剛混整，你又让我蹲哪？

荷　珠　我有話跟你說。

赵　旺　嗯，好好好，蹲下，什么事儿？

荷　珠　我問問你：

赵　旺　嗯！

荷　珠　当初花园贈金多亏了誰？

赵　旺　多亏了你。

荷　珠　如今晚儿他們一家大小团圓又亏了誰？

赵　旺　也亏了你呀。

荷　珠　你看。

---

① 喜字的轉音。

② 过去娶新媳妇的必先糊棚。

赵　旺　啊。

荷　珠　他們坐着的坐着。

赵　旺　啊。

荷　珠　你那儿站着的站着。

赵　旺　站着的站着。

荷　珠　就是我一个人儿这儿跪着。

赵　旺　哎，你不是"好稀"嗎？

荷　珠　得啦哥哥！你給我講个人情計我起来吧

赵　旺　嗯，这么好的事情誰給你办哪？

荷　珠　哥哥，你給我办哪。

赵　旺　我要是办好了哪？

荷　珠　我照应你呀！

赵　旺　你怎么照应我呀？

荷　珠　我还是左、右、照、应、你。

赵　旺　又来了不是。这个人情我托誰呀？那二位（指窗户瓮、鶺鶉）我不認識。对！跟我們員外爷打听打听。（一望）干啦，我們員外爷餓得都抬不起眼皮来啦。嘿！我矇他一下子。——我説茶师傅，不差什么咱桌面儿摆两桌呀！

刘志协　（聞声而起）赵旺，先摆一桌吧！

赵　旺　摆一桌啊？这就摆。我跟您打听打听，那二位是誰？

刘志协　亲（念庆）家。

赵　旺　噢！那是亲家呀。成，这就摆飯，您那儿坐着

等着去，这就摆，这就摆。

〔刘志协入座。

赵　旺　哎！敢情那二位是亲家！我把他哨出来。——喔——哧！

鹌　鹑　喳！（讀上声。）

赵　旺　喔哧！

鹌　鹑　喳！

赵　旺　喔哧！喔哧！

鹌　鹑　喳！喳！喳！——赵旺啊！你哨媽媽什么事呀？

赵　旺　我沒哨你。

鹌　鹑　沒哨我呀，那我再回去。——哎，喳！喳！喳！

赵　旺　这是什么鳥儿呀，这么“喳喳”的。——喂！

窗戶鹞　喂！（拄棍迈大步走，下同。）

赵　旺　喂！

窗戶鹞　喂！

赵　旺　喂！

窗戶鹞　喂！

赵　旺　喂喂喂！

窗戶鹞　（同时）喂喂喂！

窗戶鹞　何事呀？

赵　旺　亲家！

窗戶鹞　哎！（返回，向刘志协）亲家，这是你的令弟？

刘志协　家人赵旺。

窗戶鹞　他怎么管我叫亲家呀？

刘志协　㗂！亲家太老爷。

窗戶凳　哎，是要叫亲家太老爷呀！

赵　旺　我当您小名儿叫"亲家"哪！

窗戶凳　什么小名儿叫亲家。

刘志协　叫亲家太老爷。

窗戶凳　亲家太老爷，亲家太老爷。

赵　旺　哎，亲家太老爷。

窗戶凳　何事呀？

赵　旺　哎，叫您哪，講个人情儿，讓荷珠丫头起来。

窗戶凳　噢！叫我講个人情儿，叫荷珠丫头起来？

赵　旺　是呀。

窗戶凳　就这个事呀！还有别的事嗎？

赵　旺　就是这个。

窗戶凳　哈哈哈……

赵　旺　成啦？

窗戶凳　我不成！

赵　旺　您不成，誰成啊？

窗戶凳　我媳妇儿她成。

赵　旺　她叫什么呀？

窗戶凳　她叫鵪鶉！

赵　旺　鵪鶉，那您回去吧。我說这么"喳、喳"的哪，敢情是鵪鶉。剛才我空了她一嗉儿啦，这回得加双食啦。——喔哧！

鵪　鶉　喳！

赵　旺　喔哧！

鸽　鸰　喳！

赵　旺　喔哧！喔哧！喔哧！

鸽　鸰　喳！喳！喳！——赵旺啊，你三番两次的，莫非調戏媽媽不成嗎？

赵　旺　得了老太太您别这么"要菜"①啦。

鸽　鸰　什么事呀？

赵　旺　叫您講个人情儿，叫荷珠丫头起来。

鸽　鸰　就这事啊，交給媽媽我啦。

赵　旺　您瞧，还真干脆。

鸽　鸰　（对金凤）孩子，看在媽媽的份上，叫荷珠丫头起来吧！

金　凤　就依母亲。

鸽　鸰　赵旺啊！

赵　旺　哎！

鸽　鸰　卖这屜儿呀！②

赵　旺　哎，新出屜儿的咧，肉丁儿的饅头咧，燙手热呼咧！

刘志协　（聞声急起）赵旺！

赵　旺　哎！

刘志协　哪里有肉丁儿的饅头哇？

---

① 諷刺自己抬高身价，因过去坐席，非有身份的人不能要菜。

② 向人炫耀之意。

赵　旺　我这儿吆喝着玩儿哪。

刘志协　怎么样了？

赵　旺　这就摆飯。

刘志协　哎呀，我餓呀！（入座。）

金　凤　赵旺！

赵　旺　有。

金　凤　叫她起来！

赵　旺　是。　哎，起来呀，起来呀，起来嘿！

荷　珠　叫誰起来呀？

赵　旺　我，叫你起来呀！

荷　珠　誰叫我起来？

赵　旺　我叫你起来！

荷　珠　一張紙画了个鼻子——你好大的臉蛋子。

赵　旺　你起来不起来呀？

荷　珠　我不起来。这么半天哪，我跪上癮啦！

赵　旺　什么？你跪上癮啦？哎，我为你可不容易呀！我連"海里奔"①的人情我都搬到啦。你不起来，你起来不起来？

荷　珠　我不起来。

赵　旺　你要是起来哪？

荷　珠　对不起你。

赵　旺　小姐，她不起来。

① 民間傳說里，最丑怪的一种怪物。

金　凤　还不起来！

荷　珠　我这不是起来啦嗎？

赵　旺　又起来啦又！

荷　珠　哎呦！

赵　旺　（学荷珠）哎呦！

荷　珠　哎呦！

赵　旺　怎么啦？

荷　珠　跪得我磕膝盖儿怪疼的。

赵　旺　你早說話呀，我替你跪着呀！

荷　珠　那么你跪下！

赵　旺　我哪儿那么賤骨头哇。

荷　珠　我起是起来啦，有两句話可得說道說道！

赵　旺　你瞧喂！“劣（念力）把儿赶車”她倒翻儿啦。

荷　珠　小姐叫我跪着，我决計不恼。

赵　旺　你也得敢恼哇。

荷　珠　誰叫我冒名頂替来着。

赵　旺　你这叫假充字号。

荷　珠　可是要沒有員外爷嫌貧爱富，也招不出我到花园贈金哪。

赵　旺　得啦别瞞怨人家啦，剛才人家还給你兜着来哪。

荷　珠　那他也不是为我。

赵　旺　不錯，他是餓出来的見識。

荷　珠　再者說，要沒有花园贈金，也沒有今日之事，

可是当初要沒有小姐的吩咐，我們也不敢哪！

赵　旺　你还不擀①哪，你都吃抻条儿的啦。

荷　珠　当初花园贈金也是我，如今一家人团圓也是我，到了現在生米都作成熟飯啦……

刘志协　赵旺，哪里有飯哪？

赵　旺　老爷子这碗飯，您可不能吃。

荷　珠　全不想想：酱打哪么咸？醋打哪么酸？……

鶴　鶉　赵旺呀，沒告訴你：不准說醋儿啦，酱儿啦的嗎？

赵　旺　老太太，这回可不是我說的。

荷　珠　就都跟我們吹气冒烟儿。

窗戶凳　哎赵旺，有烟儿我还得搯它一鼻子。

赵　旺　难得，你也不怕嗆了肺！（对荷珠）瞧你这字眼儿都怎么挑来着？

荷　珠　我呀，誰都不怨！

赵　旺　那么你怨誰哪？

荷　珠　（以手指赵萱）我把你这小沒良心儿的！（下。）

赵　旺　哎呦，小狐狸子似的！

窗戶凳　打狐狸！（耍棍，乱舞，气喘如牛。）

赵　旺　您这是干什么呀？累得这样儿，干什么呀？

窗戶凳　赵旺，我要打狐狸呀？

赵　旺　我說荷珠丫头这么一訴苦，“鸡骨头、猫儿肉”

---

① 擀面之意，系“敢”的諧音。

的象个小狐狸子似的。

窗戶凳　沒狐狸啊，吓我一大跳。

赵　旺　您这是怎么啦？

窗戶凳　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叫狐狸吓怕啦。

赵　旺　噢！您是狐狸下的？

窗戶凳　嘿，什么狐狸下的。

赵　旺　这有凤冠霞帔，請小姐穿戴。

赵　萱　啊夫人，这里有凤冠霞帔，請夫人穿戴了吧！

金　凤　（摆手，哭）喂呀……

赵　萱　这又是什么緣故哇？

赵　旺　听了荷珠的話，怪下您来啦。

赵　萱　这便如何是好？

赵　旺　施上一禮。

赵　萱　再若不穿？

赵　旺　下上一跪。

赵　萱　哪有老爷跪夫人的道理？

赵　旺　嘿，老爷跪夫人是天下太平。施禮！施禮！

赵　萱　这廂有禮了！

赵　旺　哎，跪下跪下！

赵　萱　这廂跪下了。

赵　旺　哎，天下太平咧！

（吹打，金凤換裝。

赵　萱　（低声）啊，赵旺！

赵　旺　有。

赵 萱 夫人到哪里去了？

赵 旺 那不是那儿换装哪嗎？

赵 萱 鳗，我說的是荷……

赵 旺 （故意地）閤家欢乐呀。

赵 萱 珠……

赵 旺 諸事順心哪。

赵 萱 我說的是荷珠。

赵 旺 荷珠哇，轟出去啦。

赵 萱 啊！你怎么不听我的言語！

赵 旺 您别生气，垛泥儿匠不拜佛——老底儿在我心里哪。①

赵 萱 这便才是。

赵 旺 嘿，真是，我們小姐穿戴起来，就象个一品夫人似的，可哪儿象荷珠丫头"鷄骨头、猫儿肉"的，一点儿神气沒有。哎，这話可又說回来啦：当初花园贈金，多亏了她，如今一家大小团圓又亏了她，現在我們大家都有了飯落儿啦，就是她这个还晃摇着哪。

〔荷珠暗上。

赵 旺 哎，有呀，倒不如从中啊，我給托个人情儿，叫赵姑老爷收她作个二房。

荷 珠 哎！就那么办啦。

① 垛（念阴平）泥匠即塑工，塑造佛象也系出自他們之手。

赵　旺　啊？

荷　珠　就那么办吧。

赵　旺　怎么"拌"哪，还沒打醋哪。

荷　珠　剛才說了一个"二"？

赵　旺　二？我押宝来着，我押四，它淨出了二啦。

荷　珠　你还說了一个"房"。

赵　旺　我打算赢了錢，买房。

荷　珠　俩字落到一块儿？

赵　旺　二——房！你全听見啦。哎，你不是說过：你在里头訪，我在外头訪，訪出金凤小姐来，她还是她，你还是你嗎？

荷　珠　这陣儿她还是她。

赵　旺　沒錯儿啊。

荷　珠　可我就不是我啦！

赵　旺　你怎么不是你啦？

荷　珠　哥哥，你知道。

赵　旺　我不知道哇！

荷　珠　你明白！

赵　旺　我糊涂着哪！

荷　珠　得啦別"拿乔"啦。

赵　旺　这个事情誰給你办哪？

荷　珠　哥哥你給我办哪！

赵　旺　要是办好了哪？

荷　珠　我照应你。

赵　旺　你怎么照应我呀？

荷　珠
赵　旺　（同时）我还是……

赵　旺　左右照应你！

荷　珠　你怎么都說啦！（下。）

赵　旺　那是呀，你照应我两回，我才照应你一回。——哎呀，这个人情儿托誰呀？那两位不行啦。这个，得瞧我們員外爷的啦。（一望）干啦，我們員外爷都餓塌了秧儿啦，飯都不成啦。——我說茶师傅，飯要緊自不熟，来两碗鸡絲面哪，越快越好哇！

刘志协　（聞声急起）赵旺，先来一碗就够了。

赵　旺　一碗就成啦？

刘志协　哎，一碗就够了。

赵　旺　行行行，只要您讲个人情儿，收荷珠丫头作个二房，待会儿就端来。

刘志协　哦，你那赵姑老爷他可愿意呀？

赵　旺　您甭問他，我替他答应啦，沒錯儿。

刘志协　（对金凤）儿呀，看在为父的面上，收荷珠作一二房吧！

金　凤　女儿早有此意，就依爹爹。

刘志协　答应了。

赵　旺　噢，答应啦。鸡絲面这就来。——奏乐！

〔吹打。金凤、荷珠、赵萱同拜堂。金凤、荷珠、赵萱、齒戶覺、鵪鶉同下。

赵　旺　嗨，你瞧这碼事儿呀，忙合了个前三后二五，还沒算白跑。哎呀，我們金凤小姐也回来啦，荷珠丫头也收了房啦，大家伙儿也有飯落儿啦，想起来还眞痛快。正是：今日之事笑哈哈，成全美事仗大家！

刘志协　啊，赵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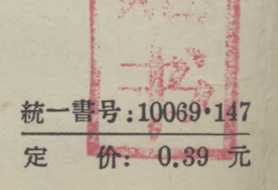
赵　旺　啊？

刘志协　哪里有"炸大虾"呀？

赵　旺　呦，您还沒有吃哪？走吧，您跟我开飯来吧！

〔"尾声"，刘志协、赵旺同下。

——劇終



統一書号：10069·147

定　价：0.39 元